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楚辭補注卷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楚辭補註

提要

臣等謹案楚辭補註十七卷宋洪興祖撰興祖字慶善丹陽人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後召試授秘書省正字歷官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饒州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事迹具宋史儒林傳案陳振孫書錄解題列補注楚辭



十七卷考異一卷稱興祖少時從柳展如得東坡手校十卷凡諸本異同皆兩出之後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叅校遂為定本始補王逸章句之未備者成書又得姚廷輝本作考異附古本釋文之後又得歐陽永叔孫莘老蘇子容本於闕子東葉少協校正以補考異之遺云云則舊本兼載釋文而考異一卷附之在補注十七卷之外此本每卷之

未原有汲古後人毛表字奏叔依古本是正  
印記而考異已散入各句下未知誰所竄亂  
也又目錄之後有興祖附記稱鮑欽止云辨  
騷非楚辭本書不當錄班固二序舊在九歎  
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云此本離騷之  
末有班固二序與所記合而劉勰辨騷一篇  
仍列序後亦不詳其何故豈但言其不當錄  
而未敢遽刪歟漢人注書大抵簡質又往往

舉其訓詁而不備列其考據興祖是編列逸  
註於前而一一疏通證明補註於後於逸註  
多所闡發又皆以補曰二字別之使與原文  
不亂亦異乎明代諸人妄改古書恣情損益  
蓋於楚辭諸註之中特為善本故陳振孫稱  
其用力之勤而朱子作集註亦多取其說云  
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 楚辭原目錄

班孟堅云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

而迷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集

後漢校書郎臣王逸章句

一本云校書郎中後漢文苑傳云逸字叔師南

郡宜城人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行於世

離騷經第一

屈原  
釋文第一

九歌第二

釋文第三

天問第三

釋文第四

九章第四

釋文第五

遠遊第五

釋文第六

卜居第六

釋文第七

漁父第七

釋文第八

九辯第八

宋玉  
釋文第二

招魂第九

釋文第十

大招第十

屈原或言景差  
釋文第十六

惜誓第十一

賈誼

釋文第十五

招隱士第十二

淮南小山

釋文第九

七諫第十三

東方朔

釋文第十二

哀時命第十四

嚴忌

釋文第十四

九懷第十五

王褒

釋文第十一

九歎第十六

劉向

釋文第十三

九思第十七

王逸

釋文第十七

按九章第四九辯第八而王逸九章注云皆

解於九辯中知釋文篇第蓋舊本也後人  
始以作者先後次叙之爾鮑欽止云辨騷  
非楚詞本書不當錄班孟堅二序舊在  
天問九歎之後今附於第一通之末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二

集部

楚辭補注卷一

宋 洪興祖 撰

隋唐書志有皇甫遵訓參解楚辭七卷郭璞注十卷宋處士諸葛楚辭音一卷劉杳草木蟲魚疏二卷孟與音一卷徐邈音一卷始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離騷傳其書今亡按屈原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又曰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矚然泥而不滓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劉勰皆以為淮南王語豈太史公取其語以作傳乎漢宣帝時九江被公能為楚詞隋有僧道騫者善讀之能為楚聲音韻清切至唐傳楚辭者皆

祖騫公  
之音

離騷經章句第一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

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

戰國策楚有昭奚恤

元和姓纂云屈楚公族芊姓之後楚武王子取食采於屈因氏焉屈重屈蕩屈建屈平並其後又云景芊姓楚有景差漢徙大族昭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

屈景三姓於關中

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羣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

史記曰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又曰用事臣靳尚

王乃疏屈原

疏一作逐

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衰

一作邪

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

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

愁思猶依道徑

一云陳直徑一云陳道徑

以風諫君也

太史公曰離騷者猶離憂

也班孟堅曰離猶遭也明已遭憂作辭也顏師古云憂動曰騷余按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逸說非是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

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

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

關遂脅

一作脇

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

史記曰屈平既絀其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詳與佯同又曰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然則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者乃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史記

惠王非昭王也

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

史記

曰懷王長子頃襄王立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

屈原放在草野

草一作山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

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沈而死

前漢地理志長沙有羅縣荊州記曰

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公湘離騷西北去縣三十里名為屈潭屈原自沈處汨音覓

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

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

婉配也匹詰切

宓妃佚女

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

飄一作颺

以為小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一作明

凡百君子莫不慕其

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

愍一作閔魏文帝典論云優游

按行屈原尚之窮侈極妙相如之長也然原據託譬喻其意周旋綽有餘度長卿子雲不能及宋子京云離騷為詞賦之祖後人為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矣

帝高陽之苗裔兮

德合天地稱帝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騰

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于丹陽周幽王時生若敖奄征南海北至江漢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顯項盾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補曰皇甫謐曰高陽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張晏曰高陽所與之地名也劉子玄史通云作者自叙其流出於中古離騷經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叙為傳至馬遷揚雄班固自叙之篇實煩於代

**朕皇考曰伯庸**

朕我也皇美也

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唐五臣注文選云古人質與君同稱朕又以伯庸為屈原父名皆攝提貞于孟陬兮太非也原為人子忍斥其父名乎

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真正也于於也  
惟庚寅吾以降

庚寅日也降下也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寅為陽正故  
男始生而立於寅庚為陰正故女始生而立於庚言已

以大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  
陽之正中也補曰天問云昏歸朕鞠而無害厥躬何后

益作革而禹播降九歎云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濤而  
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匈匈降乎攻切下也

見集韻說文曰元氣起於子男左行三十女右行二十  
俱立於巳為夫婦裏姪於巳巳為子十月而生男起巳

至寅女起巳至申故男年始  
皇覽揆余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觀

也揆度也初始也覽一作鑒一本余下有  
肇錫余以嘉

名肇始也錫賜也嘉善也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  
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

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則法也

字余曰靈均

靈神也均調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

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已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禮曰子生三月父親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體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義序長幼也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觀其志也五臣云靈善也均亦平也言能正法則善平理補曰史記屈原名平文選以平為字誤矣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名有五屈原以德命也禮記曰三月之末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又曰既冠以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禮云賓字之曰昭吉爾字

爰字孔嘉字雖朋友之職亦父命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兮

紛盛貌五臣曰內美謂忠貞

又重之以修能

修遠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言謀足以安

社稷智足以解國患威能制強禦仁能懷遠人也補曰重儲用切再也非輕重之重能本獸名熊屬故有絕人

之才者謂之能

此讀若耐叶韻 扈江離與辟芷兮

扈被也楚人名被為扈江離芷皆香草名

辟幽也芷幽而香文選離作薜五臣云扈披也補曰扈

音戶左傳云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江

離說者不同說文曰江離薜蕪然司馬相如賦云被以

江離糝以薜蕪乃二物也本草薜蕪一名江離江離非

薜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薜蕪見九歌

郭璞云江離似水薺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

髮郭恭義云赤葉未知孰是辟匹亦切白芷一名紉秋

白芷生下澤春生葉相對娑娑紫色楚人謂之葍

蘭以為佩

紉索也蘭香草也秋而芳佩飾也所以象德故行清潔者佩芳德仁明者佩玉能解結者

佩觸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也言已修身清

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紉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

衆善以自約束也補曰紉女鄰切方言曰續楚謂之紉說文云緝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臭香物也又曰佩悅茝蘭則蘭芷之類古人皆以為佩也相如賦云蕙圃衡蘭顏師古云蘭即今澤蘭也本草注云蘭草澤蘭二物同名蘭草一名水香李云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上有一亭水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歧莖小紫花紅白色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為異耳詩云士與女方秉蘭兮陸機云蘭即蘭也其莖葉似蕪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亦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荀子云蘭生深林本草亦云一種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

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為佩又曰秋  
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  
則紫然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真所  
謂多識草木鳥獸而能盡究其所以情狀者歟黃魯直  
蘭說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為無人而不芳含香體  
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  
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  
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槩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  
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菟光風轉蕙  
泛崇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蘭蕙叢出蒔以沙  
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  
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  
若蘭其視椒楸則遠矣其汨余若將不及兮汨去貌疾  
言蘭蕙如此當俟博物者

汨去貌疾  
若水流也

不一作弗五臣云歲月行疾若將追之不及補  
曰汨越筆切方言云疾行也南楚之外曰汨

恐年歲

之不吾與

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誠欲輔君心中汲汲常若不及又恐年歲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

老耄也補曰恐區用切疑也下並

同論語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朝蹇阨之木蘭兮

取

也阨山名補曰蹇音蹇說文揅拔取也南楚語引朝揅阨之木蘭阨頰脂切山在楚南本草云木蘭皮似桂而

香狀如楠樹高數仞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也多木蘭

夕攬洲之宿莽

攬采也水

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已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

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

不可變易也攬一作檻一作擗洲一作中洲補曰攬盧敢切取也莽莫補切爾雅云卷施草拔心不死即宿莽

也日月忽其不淹兮

淹久也忽釋文作忽

春與秋其代序

代更也序次也

言日月晝夜常行忽然不久春往秋來  
以次相代言天時易過人平易老也

惟草木之零落

兮

零落皆墮也草曰零木曰落零一作苓

恐美人之遲暮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人君服

飾美好故言美人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  
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能則年老耄晚暮  
而功不成事不遂也補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恐美  
人之遲暮是也有喻善人者滿堂兮美人是也有自喻  
者送美人兮

不撫壯而棄穢兮

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南浦是也行之惡也以喻讒邪百

草為稼穡之穢讒佞亦為忠直之害也文選無不字五  
臣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廢棄道德用讒邪之言為  
穢惡之行補曰撫芳武切不撫壯而棄穢者謂其  
君不肯當年德盛壯之時棄遠讒佞也五臣注誤

何不

改此度

改更也言願令君甫及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政教棄去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

之法也甫及一作撫及一作務及文選云何不改其此  
度一云何不改乎此度也五臣云何不早改此法度以  
從忠正 乘騏驥以馳騁兮 騏驥駿馬也以喻賢智言乘  
之言 駿馬一日可致千里以言任

賢智則可成於治也乘一作乘文選 來吾道夫先路 道路  
作策馳一作駝補曰駝即馳字下同

也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路願來隨我遂為君導入聖  
王之道也文選作導夫先路一本句末有也字五臣云

言君能任賢人我得申展 昔三后之純粹兮 后君也謂  
則導引入先王之道路 禹湯文王

也至美曰純 固衆芳之所在 衆芳喻羣賢言往古夏禹  
齊同曰粹 殷湯周之文王所以能純

美其德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舉用衆賢使居顯職故道  
化興而萬國寧也五臣云三王所以有純美之德以衆

賢所在 雜申椒與菌桂兮 申重也椒香木也其芳小重  
故也 之乃香菌薰也葉曰蕙根曰

薰五臣云雜非一也申用也椒菌桂皆香木補曰菌音  
窘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  
別言蕙茵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  
有菌桂花白藜黃正圓如竹菌一作菌其字從竹五臣  
以為香木是矣其以申為用則非也  
淮南子曰申菜杜茵美人之所懷服  
豈維紉夫蕙茵紉索  
也蕙茵皆香草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  
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茵任一人也故堯有禹咎  
繇伯夷朱虎益夔殷有伊尹傳說周有呂旦散宜召畢  
是雜用衆芳之効也補曰本草云薰草一名蕙草生下  
濕地陶隱居云俗人呼鷄草狀如茅而香為薰草人家  
頗種之引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花而黑實氣  
如薜蘿可以已厲又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陳藏器云  
此即是零陵香生零陵山谷南越志名燕草黃魯直說  
與此異已見上椒與菌桂木類也蕙茵草類也  
以言賢無小大皆在所用茵白芷也昌改切

彼堯舜

之耿介兮

堯舜聖德之王也耿光也介大也補曰耿古迥古幸二切

既遵道而得路

遵循也路正也堯舜所以有光大聖明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也夫先三者據

近以及遠明道德同也五臣云循用大道補曰上言三后下言堯舜謂三后遵堯舜之道以得路也路大道也

何桀紂之猖披兮

桀紂夏殷失位之君猖披衣不帶之貌猖一作昌釋文作倡披一作被五

臣云昌披謂亂也補曰博雅云褊被不帶也被音披

夫唯捷徑以窘步

捷疾也徑邪道也窘

急也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唯

一作維五臣云言桀紂若人使亂用捷疾邪徑急步而理之補曰桀紂之亂若衣披不帶者以不由正道而所

行感迫耳左傳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惟夫黨人之偷捷邪出也論語曰行不由徑徑步道也

樂兮

黨朋也論語曰朋而不路幽昧以險隘

路幽昧以險隘

路道也幽

昧不明也

險隘喻傾危言已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妬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補曰小人

朋黨偷為逸樂則中正之路塞矣隘狹也遠遊云豈余悲世俗之迫阨相如大人賦作迫隘阨隘一也

身之憚殃兮

憚難也殃咎也一無身字補曰小人恐皇用事則賢人被殃憚徒案切忌難也

恐皇

輿之敗績

皇君也輿君之所乘以喻國也績功也言我欲諫爭者非難身之被殃咎也但恐君國傾

危以敗先王之功五臣云言我所以不難殃咎諫爭者恐君行事之失補曰皇輿宜安行於大中至正之道而

當幽昧險隘之地則敗績矣左傳曰大崩曰敗績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

踵武

踵繼也武跡也詩曰履帝武敏歆言已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跡而廣

其基也奔走先後四輔之職也詩曰予聿有奔走予聿有先後是之謂也忽一作急補曰忽疾貌奔舊音布頓切相導前後曰先後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

先先見切踵亦跡也

服芬香故以香草為喻惡數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察

一作揆中一作忠補曰荃與蓀同莊子云得魚而忘荃

音義云七全切崔音孫香草可以餌魚疏云蓀荃也陶

隱居云東間溪側有名溪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菖

蒲而葉正如蒲無脊詩**反信讒而齋怒**齋疾也言懷王

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不徐徐察我忠

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已也齋一作齊補曰齋音賈

又音妻說文云齋炊饋疾也釋文齊或作齋並相西切

五臣云齊同也反信**余固知蹇蹇之為患兮**蹇蹇忠貞

讒人與之同怒於我貌也易曰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補曰今易作蹇蹇

先儒引經多如此蓋古今本或不同耳**忍而不能舍也**

舍止也言已知忠言寒寒諫君之過必為身患然中心不能自止而不言也文苑無而字一本忍上有余字一無也字五臣云恐君之敗故忍此禍患而不能止補曰顏師古云舍尸夜切訓止息人之屋舍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曰不舍晝夜謂指九天以為正兮指語也曉夕不息耳今人音捨非也

中央八方也正平也五臣云九陽數謂天也補曰九章云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淮南子九天中央

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又廣雅九天東方皞

天南方赤天西方成天餘同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也故

以喻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故欲自盡也唯一作惟一無也

字五臣云靈脩言有神明長久之道者君德也言我指九天欲為君行正平之道而君不用我故將欲自盡補

曰王逸言自盡者謂自竭盡耳五臣說誤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補曰一本有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恕已以量

人始釋羌義疑此二句後人所增耳九章曰昔君與我

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初既與余成言兮

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與此語同初既與余成言兮

也成平也言猶議也補曰成言謂誠後悔遁而有他

信之言一成而不易也九章作誠言後悔遁而有他

也言懷王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

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遁一作遜他一作佗五臣云

悔改遜移也改移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本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夫離別兮

靈脩之數化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

臣云傷惜也補曰數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所角切化音花下同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滋蒔也十二畹或曰

田之長為畹也五臣云滋益也釋文作莪音栽補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於阮切

又樹蕙之百

畝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修行仁義勤身自勉朝暮不倦也五臣云蘭蕙喻

行言我雖被斥逐修行彌多釋文畝作晦補曰畝莫後切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秦孝公之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畹或曰十二畝或曰三十畝九畹蓋多於百畝矣然則種蘭多於蕙也此古人貴蘭之意

畦留

夷與揭車兮

畦共呼種之名留夷香草也揭車亦芳草一名芑與五十畝為畦也揭一作藹文選

作藹萸藹車補曰畦音携揭藹藹並丘謁切相如賦云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樹耳一云留夷藥名爾雅藹車芑與本草拾遺云藹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芑音迄

雜杜

衡與芳芷

杜衡芳芷皆香草也言已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

彌盛也。衡一作蘅。補曰爾雅杜上鹵注云杜衡也似葵而香山海經云天帝山有草狀似葵其臭如薜蘿名曰杜衡。本草云葉似葵形。冀枝葉之峻茂兮。冀幸也。峻長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

也。文選作蓂。

五臣云茂盛貌。音俊。補曰相願矣。時乎吾將刈。刈獲也。如賦云實葉蓂。蓂音峻。

刈獲也。草曰刈。

穀曰獲言已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歲而饗其功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雖萎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絕落其治也。文選竢作俊。

也。補曰萎草。

木枯死也。於危切。

哀衆芳之蕪穢。

言已所種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

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落。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已修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弃。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五臣云言我積行為讒邪所害。見逐亦猶植芳草為霜露所傷而落。雖如是於我亦何能傷。但恐衆賢

志士見而蕪穢不自修也  
補曰蕪荒也穢惡也  
衆皆競進以貪婪兮競並也愛財曰貪愛

食曰婪以一作而補曰  
並逐曰競婪盧含切  
憑不馱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曰憑言在位

之人無有清潔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滿  
猶復求索不知馱飽也憑一作憑補曰憑皮冰切索求

也書序曰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徐  
邈讀作蘇故切則索亦有素音  
羌內恕已以量人兮

羌楚人語詞也猶言卿何為也以心揆心為恕量度也  
補曰羌去羊切楚人發語端也文選注云羌乃也一云

歎聲也量  
各興心而嫉妬興生也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婪內以

其志恕度他人謂與已不同則各生嫉妬之心推棄清  
潔使不得用也故外傳曰太山之鷓鴣鳴鴛鴦雖此之謂

也興心文選誤作與心五臣云貪婪之人乃內恕於已  
以量度它人謂與已同貪若否則各生嫉妬之心讒譖

之使不得進用補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各興心而嫉妬也忽

馳騫以追逐兮

五臣云忽急也馳一作駝補曰騫亂馳也

非余心之所急

言衆

人所以馳騫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

老冉

冉其將至今

七十曰老冉冉行貌五臣云冉冉漸漸也

恐修名之不立

立成也言

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修身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屈原建志清白貪流名於後世也補曰修名修潔之名也屈原非貪名者然無善名以傳世君子所恥故孔子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脩與修同古書通用

朝飲木蘭之墜露兮

墜

也夕餐秋菊之落英

英華也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菊之落華吞

正陰之精藁動以香淨自潤澤也餐一作飡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補曰飲啜也音蔭餐吞也七安切秋花無自落者當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材之落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食秋菊之落

苟余情其信媵以練要兮

苟誠

也練簡也五臣云苟且媵大練擇也且信人擇道要而行補曰信媵言實好也與信芳信美同意媵苦瓜切要於笑長頤頷亦何傷使頤頷不飽貌言已飲食清潔誠欲

合於道要雖長頤頷飢而不飽亦何所傷病也何者衆人苟欲飽於財利已獨欲飽於仁義也補曰言我中情實美又擇要道而行雖顏色憔悴形容枯槁亦何傷乎彼先口體而後仁義豈知要者或曰有道者雖貧賤而容貌不枯屈原何為其頤頷也曰當是時國削而君辱原獨得不憂乎頤虎感切頤戶感切又上古湛切下魚

檢切頗頷食不飽面擊木根以結莖兮

擊持也根以喻本文選擊作擊

黃貌頷一作頷音同

補曰擊啓妍切亦持也荀子云蘭槐之根是為芷

貫薜

注云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莖皆喻本也

荔之落藥

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生藥實也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貌也言已施行常擊木引

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

行也五臣云貫拾也藥花心也言我持木之本佩結香

草拾其花心以表已之忠信補曰薜蒲計切荔郎計切

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多薜荔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

注云亦緣木生管子云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

校謂馨烈之銳前漢樂章云都荔遂芳謂都良薜荔俱

有芬芳也花外曰萼內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也五臣曰藥藥花鬚頭點也

云矯舉也舉

此香木以自比補曰九

索胡繩之纒纒

胡繩香草也纒纒索好貌言已

章云擣木蘭以矯蕙

行雖據履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  
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補曰說文索昔各切  
草有莖葉可作繩索纜所綺切 **塞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  
言我

塞塞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

一云塞難也言已服飾雖為難法我做前賢以自修潔

非本今世俗人之所服佩文選塞作塞世作時五臣云

塞難也前修謂前代修習道德之人服用也言我所以

遭難者吾法前修道德之人故不為代俗所用補曰塞

又訓難易之難非塞難之字也世所傳楚辭惟王逸本

最古凡諸本異同皆當以此為正又李善注本有以

世為時為代以民為人之類皆避唐諱當從舊本 **雖**

**不周於今之人兮**

周合也

**願依彭咸之遺則**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

聽自投水而死遺餘也則法也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

於今之世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補曰

顏師古云彭咸殷之介士不得其志投江而死按屈原死於頃襄之世當懷王時作離騷已云願依彭咸之遺則又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蓋其志先定非一時忿懣而自沈也反離騷曰棄由暉之所玆兮撫彭咸之所遺豈知屈子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艱難也言之心哉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艱難也言已自傷所

行不合於世將效彭咸沈身於淵乃太息長悲哀念萬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難以隕其身申生雉經子胥沈江是謂多難也五臣云太息掩涕哀此萬姓遭輕薄之俗而多屯難補曰掩涕猶拭淚也遠遊曰哀民生之長勤與此意同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係累也五臣云言我雖習前人之大道而為讒人所銜勒補曰鞿居依切羈居宜切下文云余獨好修以為常修姱謂修潔寒朝諝而夕替諝誅也詩曰諝子不顧替而媵美也

寒朝諝而夕替

諝誅也詩曰諝子不顧替廢也言已雖有絕遠之智

媵好之姿然已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蹇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補曰評音邃又音信今詩作訊也訊吉既替余以蕙纒兮纒佩帶也補曰纒息羊切下云解佩纒以結言又申之

呂攬茝

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

志彌篤也一云又申之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

猶未悔

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中心之所美善也雖以見過支解九死終不悔恨五臣

云九數之極也以此遇害怨靈脩之浩蕩兮

上政迷亂則下怨父

雖九死無一生未足悔恨行悖惑則子恨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浩蕩蕩猶蕩蕩無思慮貌也詩曰子之蕩兮補曰今詩作湯湯蕩也孔子曰詩可以怨孟子曰小弁之怨親親也親之過大終不而不怨是愈疏也屈原於懷王其猶小弁之怨乎

察夫民心

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  
教放恣無有思慮終不省察萬民善惡之心

故未紫相亂國將傾危也夫君不思慮則忠臣被誅忠  
臣被誅則風俗怨而生逆暴故民心不可不熟察之也

民一作人五臣云浩蕩法度壞貌言我怨君法度廢壞終不察衆人悲苦

衆女嫉余之蛾眉

今衆女謂衆臣女陰也無專擅之義猶君動而臣隨也  
故以喻臣蛾眉好貌蛾一作娥補曰反離騷云知衆

嫖之嫉妬兮何必揚累之蛾眉此亦班孟堅顏之推以  
為露才揚已之意夫冶容誨淫目挑心與孟子所謂不

由其道者而以污原何哉詩人稱莊姜之賢曰螾首  
蛾眉蓋言其質之美耳師古云蛾眉形若蠶蛾眉也

詠謂余以善淫

諛謂毀也詠猶譖也淫邪也言衆女嫉  
妬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

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妬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也  
一作之五臣云讒邪之人謂我善為淫亂補曰謠音遙

爾雅徒歌謂之謠謂謠言也詠竹角切方言云詠愬也楚以南謂之詠言衆女競為謠言以譖愬我彼淫人也而謂我善淫所謂怨已以量人

固時俗之工巧今佞規矩而改錯

也佞背圓

曰規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工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失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五臣云規矩法則也補曰佞音面賈誼云佞梟獍以隱處措錯音背繩墨以追曲今

追猶隨也繩墨所以正曲直補曰背違也墨度名也五尺曰墨

追古隨字競周容以為度

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循繩墨之直道隨從曲木屋必傾危而不

可居也以言人臣不修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枉佞苟合於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補曰佞規矩而改錯者反常而妄忤鬱邑余侘傺兮忤作背繩墨以追曲者枉道以從時

貌侘僚夫志貌侘猶堂堂立貌也僚住也楚人名住曰僚邑一作悒一本注云悒自念貌五臣云悒憂思貌悒不安也補曰悒徒渾切悶也鬱邑憂貌下文曰曾獻歎余鬱邑兮五臣以悒鬱為句絕誤矣侘教加切僚丑利切又上勅駕切下勅界切方言云僚逗也南楚謂之僚郭璞云逗即今住字

吾獨窮困乎此

時也

言我所以悒悒而憂中心鬱邑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

困憂一作自念一無也字

寧溘死以流亡兮

溘猶奄也以一作而奄一作晦下注同補曰溘

奄忽也渴合切

余不忍為此態也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忍以中正之性為邪淫之

態一無也字

鷙鳥之不羣兮

鷙執也謂能執伏衆鳥鷹鷂之類也以喻忠正補曰鷙脂利切

擊鳥也月令鷹隼蚤鷙

自前世而固然

言鷙鳥執志剛厲特處不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

守節不隨俗人自前世固然非獨於今此干伯夷是也李善文選世作代何方園之能周兮

夫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園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異道而相安耶言忠佞不相為謀

也園一作圓周一作

屈心而抑志兮

抑案也補曰

忍尤

而攘詬

尤過也攘除也詬恥也言已所以能屈案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辱誅讒佞之

人如孔子誅少正郊也釋文詬作詢補曰詬詢並呼漏切又古豆切禮記曰以儒相詬病詬恥辱也伏

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者固乃前

世聖王之所厚哀也故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補曰比干諫而死孔子稱仁焉厚之也悔

相道之不察兮

悔恨也相視也察審也補曰相息亮切

延佇乎吾將反

延

也佇立貌詩曰佇立以泣言已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已之志也補曰佇直呂切久立也異姓事君不合則去同姓事君有死而已屈原去之則是不察於同姓事君之道故悔

回朕車以復路兮

回旋也路道也回一作迴

及行迷之未

遠

迷誤也言乃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及已迷誤欲去之路尚未甚遠也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

欲還歸也

步余馬於蘭皋兮

步徐行也澤曲曰皋詩云鶴鳴於九皋補曰皋九折澤也一云

澤中水溢出所為坎招蒐曰皋蘭被徑

馳椒丘且焉止息

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已欲還則

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馳一作駝五臣云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補曰司馬相如賦云椒丘之闕服虔云丘名如淳云丘多椒也按椒山顛也此

以椒丘對蘭皋則宜從如淳  
五臣之說焉語助尤虔切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

修吾初服

退去也言已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  
恐重遇禍故將復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

一無復字五臣云尤過也補曰九章云欲儻徊以干僚  
兮恐重患而離尤離遭也曹植七啓曰願反初服從子

而製芟荷以為衣兮

製裁也芟陵也秦人曰薜若荷芙  
蕖也補曰芟奇寄切生水中葉浮

水上花

黃白色 集芙蓉以為裳

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  
已進不見納猶復裁製芟荷集

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蕖一作集補曰  
爾雅曰荷芙蓉注云別名芙蓉本草云其葉名荷其華  
未發為齒蕾已發為芙蓉芟荷葉也故以為衣芙蓉華  
也故以為裳反離騷云衿芟茹之綠衣被芙蓉之朱裳  
是也北山移文曰焚芟製而裂荷衣蓋用  
此語薜若音皆苟又上胡買切下胡口切 不吾知其亦

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五臣云言君不知我我亦將止然我情實美補曰芳敷方切香草也

高余冠之岌岌兮

岌岌高貌補曰岌魚及切

長余佩之陸離

陸離猶峻嵯衆

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於衆也補曰許慎云陸離美好貌顏師

古云陸離分散也九章云帶長

芳與澤其雜糅兮

芳德之臭

也易曰其臭如蘭澤質之潤也玉堅而有潤澤糅雜也補曰糅女救切

唯昭質其猶未虧

唯獨也昭明也虧歇也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兼在於已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其身

無有虧歇而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虧一作虧其字從兮五臣云唯獨守其明潔之質猶

未為自

忽反顧以遊目兮

忽疾貌遊一作游

將往觀乎四荒

荒遠

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事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游目往觀四荒之外以求賢君也五臣云觀四荒之外以求知已者補曰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皆四方昏荒之國禮失而求諸野當是時國無人莫我知者故欲觀乎四荒以求同志此孔子浮海居夷之意然原初未嘗去楚者同姓無可去之義故也賈誼弔屈原云臨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失之矣

佩續紛其繁飾兮

續紛盛貌繁衆

也補曰續匹賔切

芳菲菲其彌章

菲菲猶勃勃芬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四方荒遠猶

整飾儀容佩玉續紛而衆盛忠信勃勃而愈明終不以遠故改其行五臣云佩忠信芳香之行彌加明潔民

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長

言萬民稟天命而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

或樂貪淫我獨好修正直以為常行也文選民作人修一作循補曰樂魚教切欲也下文云汝何博塞而好修

又曰苟中情其好修  
寄言好自修潔也

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

懲

懲艾也言已好修忠信以為常行雖獲罪支解志猶不艾也豈一作非文選可作何五臣云言我執忠貞

之心雖遭支解亦不能變於我心更何所懼懲懼也補曰解古蟹切說文懲恚也恚與艾並音又謂懲創也以

可為何以懲  
訓懼皆非是

女類之嬋媛兮

女類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一作揮援補曰說文

云類女字也音須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類前漢有呂

須取此為名嬋媛音蟬爰水經引袁崧云屈原有賢姊

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

秭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

秭與姊同觀女類之意蓋欲原為甯武子之愚不欲為

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而王逸謂女

類罵原以不與眾

申申其詈予

申申重也言女類見已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放

合不承君意誤矣

流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詈一作罵予一作余五臣  
云牽引古事而詈罵我補曰論語曰申申如也申申和  
舒之貌女類詈原有親親之意焉九歌云  
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是也予音與叶韻 曰鮫婞直以

亡身兮

曰女類詞也鮫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  
生鮫婞狠也鮫亦作鮫一作鮫文選亡作方補

白婞下頂切東坡曰史記殛鮫於羽山以變東夷楚詞  
鮫婞直以亡身則鮫蓋剛而犯上者耳若小人也安能  
以變四夷之俗哉如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  
過九章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鮫功用而不就 終然殛

乎羽之野

蚤死曰殛言堯使鮫治洪水婞狠自用不順  
堯命乃殛之羽山死於中野女類比屈原於

鮫不順君意亦將遇害也殛一作天云羽山之野補  
曰羽山東裔在海中殛歿也於橋切鮫遷羽山三年然  
後死事見天問左傳曰其 汝何博塞而好修兮紛獨有  
神化為黃能入於羽淵

此姱節

女類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寒

文選作蹇五臣云汝何博采古道於蹇難之世好修直節獨為姱大之行補曰博蹇當如逸說紛盛貌姱苦瓜

切好也

蕢菜蔬以盈室兮

蕢菜也菜王芻也蔬泉耳也詩曰楚楚者蕢又曰終朝采蕢

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于側者也補曰今詩蕢作茨菜作綠蕢音蔬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易據于蒺藜言其凶傷詩牆有茨以刺梗穢菜音綠爾雅云菜王芻菜蓐也本草云蓋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名菜蓐草蔬菹商文切形似鼠耳詩人謂之卷耳爾雅謂之苓耳廣雅謂之泉耳皆以實得名本

判獨離而不服

判別也女類言衆人皆佩蕢菜泉耳為讒

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斥棄也

衆不可戶說

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屈原外因羣佞內被姊詈知世莫識言已之心志所執不可戶說人

告誰當察我中情之善否也補曰管子曰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淮南子曰口辨而戶說之世

並舉而好朋兮

朋黨也補曰說文朋古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夫何

煢獨而不予聽

煢孤也詩曰哀此煢獨言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並相薦舉忠直之士

孤煢持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煢一作煢予一作余補曰煢渠營切今詩作悖聽平聲依前聖

以節中兮

節度文選以作之

喟憑心而歷茲

喟歎也歷數也言已所言皆依前世

聖人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此詞也憑一作憑一作馮五臣云中得也歷行也憑滿也言我依前代聖賢節度而不得用故歎息憤懣而行澤畔矣補曰喟丘愧切方言云憑怒也楚曰

憑注云恚盛貌引楚詞康回憑怒皮水切列子曰帝馮怒莊子曰佞溺於馮氣說文云馮憇也並音憤喟憑心而歷茲者歎逢時之不幸也歷猶逢

濟沅湘以南征兮

也下文云委厥美而歷茲意與此同

濟渡也沅湘水名征行也補曰沅音元山海經云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沅水出象郡鄠城西東注江合

洞庭中後漢志武陵郡有臨沅縣南臨元水水源出牂

牁且蘭縣至郡界分為五谿又零陵郡陽朔山湘水出

水經云沅水下注洞庭方會於江湘中記云湘水之出

於陽朔則觴為之舟至洞庭則日月若出入於其中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南言已依

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陳

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祕要以自開悟也一作陳辭補

曰陳列也先儒以重華為舜名按書云有鰥在下曰虞

舜與帝之咨禹一也則舜非諡也名也又曰若稽古帝

舜曰重華與堯為放勳一也則重華非名也號也羣臣稱帝不稱堯則堯為名帝稱禹不稱文命則文命為號伊尹稱尹躬暨湯則湯號也湯自稱予小子履則履名也楚詞屢言堯舜禹湯今辨於此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其於君臣之際詳矣

###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

故原欲就之而敷詞也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啓能承先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補曰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山海經故以為禹樂五臣又云啓開也言禹開樹此樂謬矣騷經天問多用山海經而劉勰辨騷以康回傾地夷羿弊日為譎怪之談異乎經典如高宗夢得說姜嫄履帝敏之類

皆見於詩書  
豈誣也哉

夏康娛以自縱

夏康啓子太康也  
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

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圖謀也言太康不遵禹啓  
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

愆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  
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  
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佚篇也巷一作居補曰書云太  
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畋于有  
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  
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逸不見全書故以為佚篇它皆放此難乃旦切巷  
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以至失邦耳逸云不遵  
啓樂更作淫聲未知所據且太康不反國人立其弟仲  
康仲康死子相立則五子豈有家居閭巷之理蓋仲康  
以來羿勢日盛王者備位而已  
羿淫遊以供畋兮  
羿諸  
侯也

畋獵也一作田補曰羿五計切說文云帝嚳射官也夏少康滅之賈逵云羿之先祖也為先王射官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羿是善射之又好射夫封狐封狐大狐也言羿為

號此羿商時諸侯有窮后也諸侯荒淫遊戲以佚畋獵又射殺大狐犯天之孽以亡其國也補曰射食亦切弓弩發也天問云帝降夷羿革

孽夏民馮珖利決封豨是射固亂流其鮮終兮鮮少也固一誤浞又

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畋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

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畋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己妻羿

以亂得政身即滅亡故言鮮終補曰浞食角切傳曰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易亂其流鮮終浞澆之事是也

澆身被服強圉兮澆寒浞子也強圉多力也澆一作豸一云被於疆圉補曰澆五弔切論語

日羿善射暴盪舟俱不得其死然暴即澆也五縱欲而

耗切聲轉字異詩曰曾是彊禦彊禦彊梁也

不忍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也一本欲下有殺字補曰

左傳云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相杜預云相失國依於二斟為澆所滅日康娛而自

忘今

康安也而一作以

厥首用夫顛隕

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

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自此以上羿澆寒浞之事皆見於左氏傳夫一作以一無夫字補曰顛倒也釋文作巔隕從高下也左傳云昔有夏之方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內外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

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靡自有鬲氏牧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論語兼義云羿逐后相自立相依二斟夏祚猶尚未滅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澆長大自能用師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始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

夏桀之常違兮

桀夏之亡王也五臣云言

浞之事是馬遷之疎也

常背天

乃遂焉而逢殃

殃咎也言夏桀上僭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遂以逢殃咎終為

違道

殷湯所誅滅

后辛之菹醢兮

后君也辛殷之亡王紂名也歲菜曰菹肉醬曰醢菹一作菹五

臣云菹醢肉醬也補曰菹醢魚切說文酢菜也一曰麋鹿為菹菹菹之稱菜肉通醢音海爾雅曰肉謂之醢

殷宗用而不長

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仗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長久而一

作之補曰禮記云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史記曰紂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云醢鬼侯之女苴梅伯

之湯禹儼而祇敬兮儼畏也祇敬也儼一作嚴補曰禮記曰儼若思儼亦作嚴並魚檢切

周論道而莫差

周周家也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論議道德無

有過差故能獲夫神人之助子孫蒙其福祐也五臣云湯禹周文皆儼肅祇敬論議道德無有差殊故得永年補曰道治道也言周則包文武矣

差舊讀作蹉五臣以為差殊非是舉賢而授能兮一云舉賢

才循繩墨而不頗

頗傾也言三王選士不遺幽陋舉賢用能不顧左右行用先聖法度無有

傾失故能綏萬國安天下也易曰無平不頗也五臣云無有頗僻循一作脩頗一作陂補曰思玄賦注引楚詞

遵繩墨而不頗，遵亦循也。作脩，非是。易泰卦云：無平不陂，陂一音頗。滂未切。皇天無私阿兮。

竊愛為私，所私為阿。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阿一云所祐為阿。天神明無所私阿。觀

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故桀為無道，傳與湯紂為淫虐，傳與文王德。一作惠

文選：民作人，補曰焉。語助。錯七故切。上天佑之，為生賢佐。故曰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哲，智也。茂，盛也。補曰行下孟切。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

聖明之智，盛德之行，故得用事天下而為萬民之主。補曰：睿作聖明，作哲。聖哲之人，以有甚盛之行，故能使用下

土為我。用詩：瞻前而顧後兮。瞻，觀也。顧，視也。前，謂禹湯

曰：奄有下土。瞻前而顧後兮。後，謂桀紂。補曰：說文：瞻，臨

視也。顧，相觀也。相觀民之計極。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還視也。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

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偽也民一作人  
補曰相息亮切言觀民之策此為至矣計策也極至也  
相觀重言之也下文亦曰覽相觀於四夫孰非義而可  
極與左傳尚猶有臭書弗遑暇食語同

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服服事也言世之人臣誰有不行仁義而可任用誰有不行信善而可服

事者乎言人非義則德不立非善則行不成也五臣云服用也

沾余身而危死兮

沾猶危也

或云沾近也言已盡忠近於危殆一本死下有節字補  
曰沾音簷臨危也小爾雅曰疾甚謂之沾前漢注云沾

近邊欲墮之意

覽余初其猶未悔

言已正言危行身將死也上觀初世伏節之賢士我志所

樂終不悔恨也五臣云今觀我之初志終竟行猶未為悔

不量鑿而正柶兮

量度也正方也

柶所以充鑿補曰量力香切鑿音漕穿孔也柶而銳切刻木端所以入鑿淮南子云良工漸乎矩鑿之中固

前修以菹醢

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柶則物不固而未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

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世修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逢梅伯

是也菹一作菹五臣云邪佞在前忠賢何由能進補曰

九辯云圜鑿而方柶兮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夫曾歔

邪佞在前而已以正直當之其君不察得罪必矣

歔余鬱邑兮

曾累也歔懼貌或曰哀泣之聲也鬱邑憂也曾一作增邑一作悒補曰歔許居切

歔香衣許

哀朕時之不當

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

穀二切

菹醢之世也

攬茹蕙以掩涕兮

茹柔爽也攬一作搯文選作擘五臣云茹臭也

蕙香草以喻忠正之心補曰茹文選音汝玉篇云茹柔

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

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

霑余襟之浪浪

霑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

茹又為臭敗之物非香也

流貌也言已自傷放在草澤心悲泣下霑濡我衣浪浪而流猶引取柔艸香草以自掩拭不以悲放失仁義之則也補曰爾雅衣皆謂之襟襟交領也浪音郎

跪敷衽以陳辭兮

敷布也衽衣前也陳辭於

重華道羿澆以下也故下句云發軔於蒼梧也辭一作詞補曰跪巨委切爾雅疏云衽裳際也

耿吾既

得此中正

耿明也言已上覩禹湯文王脩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干執履忠

直身以菹醢乃長跪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已情緩幽思也五臣云明我得此中正之道補曰言已所以陳詞於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然甚明故也反離騷云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累與余恐重華與沉江而死不

駟玉虬以乘鸞兮

有角曰龍無角曰虬鸞鳳皇別名也

山海經云鷩身有五采而文如鳳凰類也以為車飾虬  
一作蚪一作乘鷩一作鷩補曰言以鷩為車而駕以

玉虬也駟一乘四馬也虬龍類也渠幽切說文云龍子

有角者相如賦云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鑣勒有

似玉蚪也鷩於計鳥雞二切山海經云九疑山有五彩

之鳥飛蔽一鄉五彩之鳥鷩鳥也又云蛇山有鳥五色

飛蔽日名鷩鳥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征行

上征去離世俗遠羣小也補曰遠游云掩浮雲而上征

故逸云溘猶掩也按溘奄忽也渴合切征行也言忽然

風起而余上征猶所謂忽乎吾將行耳

朝發軔於蒼梧兮軔措輪木也蒼梧舜所葬也措

一作支補曰軔音刃戰國策云陛下嘗軔車於趙矣軔

止車之木將行則發之五臣以軔為車輪誤矣山海經

云蒼梧山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禮記曰舜葬於蒼

梧之野注云舜征有苗而死因葬焉蒼梧於周南越之

三

地今為郡如淳曰舜葬九嶷九嶷在蒼梧馮乘縣故或曰舜葬蒼梧也

夕余至乎懸圃

懸圃

神山在崑崙之上淮南子曰崑崙懸圃維絕乃通天言已朝發帝舜之居夕至懸圃之上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縣一作懸一無絕字一本乃作絕補曰縣音玄山海經云槐江之山上多琅玕金玉其陽多丹粟陰多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西望大澤后稷所潛平圃即懸圃也穆天子傳云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飲食先王之所謂懸圃水經云崑崙說曰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層音增淮南子言傾宮旋室懸圃閼風樊桐在崑崙閼闔之中樊音飯又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之山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東方朔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北上干北辰星之耀

名閭風巔其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玄與縣古字通天問曰崑崙縣圃其居安在

欲少留此靈瑣兮

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文如連瑣楚王之省閭也一云神靈之所在也瑣門

有青瑣也言未得入門故欲小住門外瑣一作瑣五臣

云瑣門閭也補曰瑣先果切上文言夕余至乎縣圃則

靈瑣神之所在也神之所在以喻君也漢舊儀云黃門

今日暮入對青瑣丹墀拜音義云青瑣以青畫戶邊鏤

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以須政

教日又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

已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弭按也按節徐步

也補曰山海經東南海外有羲

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

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因是立羲和之官

以主四時虞世南引淮南子云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

謂懸車注云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御之日至此而薄

於虞淵羲和至此而迴弭止也彌耳切

望崦嵫而勿迫

崦嵫日所入山也下有蒙水水中

虞淵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之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君也

勿一作未補曰崦音淹嵫音茲山海經曰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又云西曰崦嵫之山淮南子云日入崦嵫

經細柳入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釋文曼作漫五臣虞淵之汎

曼長也謨官切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

至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與已合志者也補曰索所格切

處也補曰飲於禁切九歌云與女沐兮咸池逸云咸池星名蓋天池也天文大象賦云咸池浮津而森漫注云

咸池三星天潢南魚鳥之所託也又七諫云屬天命而委之咸池注云咸池天神按下文言扶桑則咸池乃日

所浴者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淮南子

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言我乃往至

東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潔已身結我車轡

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不老延年壽也。補曰山海經云

黑齒之北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

戴烏郭璞云扶木扶桑也。天有十日迭出運照東方朔

十洲記云扶桑在碧海中葉似桑樹長數千丈大二千

圍兩兩同根更相依倚是名扶桑。淮南子云扶木在陽

州日之所曠曠猶照也。說文云榑桑神木日所出。榑音

扶。湯與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

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補曰山

海經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又

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生崑

崙西附西極也。然則若木有二而此乃灰野之若木歟

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云

若木端有十日狀如連珠華光也光照其下也  
一云狀如蓮華天問云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聊逍遙

以相羊

聊且也逍遙相羊昏遊也言已總結日轡恐不能制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

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俟君命也或謂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過也逍遙一作須臾羊一作佯

補曰逍遙猶翱翔也相羊猶徘徊也

前望舒使先驅兮

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

也補曰淮南子曰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史記周本紀云百夫荷罕旗以先驅顏師古云先驅導路也李善云先驅前驅也周禮王出後飛廉使奔屬

後飛廉使奔屬

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

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或曰駕乘龍雲必假疾風之力使奔屬於後補曰屬音注連也呂氏春秋曰風師曰飛廉應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晉灼曰飛廉鹿身頭如雀有角

而蛇尾豹文河圖曰風  
者天地之使乃告號令  
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  
雌鳳也以喻

仁智之士先一作前五臣云鸞皇靈鳥補曰山海經女  
牀山有鳥狀如翟而五采畢備聲似雉而尾長名曰鸞

見則天下安寧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鳳皇  
之佐也爾雅曰鷗鳳其雌皇皇或作凰為去聲 雷師告

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於君言已使仁智之士如鸞  
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君怠惰告我嚴裝

未具余一作我補曰春秋合誡圖云軒轅主雷雨之神一曰雷師豐隆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

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鳥明智之士飛行天下以求同  
志續以日夜冀相逢遇也文選云吾令鳳

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補曰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  
鳥焉其狀如雞五彩而文曰鳳鳥是鳥也飲食則自歌

自舞見則天下大康寧上言鸞皇鸞鳳皇之佐而皇雌  
鳳也以喻賢人之同類者故為命先戒百官此云鳳鳥

以喻賢人之全德者故令飛騰以求同志也

飄風屯其相離今

回風為飄飄風無常之風

以興邪惡之衆屯其相離言不與已和合也

帥雲霓而

來御

雲霓惡氣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已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

謀欲離已又遇佞人相帥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

帥一作率補曰御讀若迂霓五稽五歷五結三切通作

蛻文選云雲旗拂霓又云俯而觀乎雲霓沈約郊居賦

云雌霓連蜺並讀作側聲司馬溫公云約賦但取聲律

便美非霓不可讀為平聲也爾雅蛻為挈貳說文霓屈

虹青赤或白色陰氣也郭氏云雄曰虹謂明盛者雌曰

蛻謂暗微者虹者陰陽交會之氣

紛總總其離合今

紛

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也

多貌總總猶傳傳聚

斑陸離其上下

斑亂貌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

貌五臣云紛亂也

但見俗人競為讒佞，傅傅相聚，乍離乍合，上下之義，班然散亂而不可知也。班一作班，補曰：班駁文也。下音戶。

吾令帝閻開關兮

帝謂天帝閻主門者也。補曰：說文云：閻，常以昏閉門，隸也。

倚閻闔

而望予

閻，閻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閻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使我不

得入也

補曰：天文大象賦曰：儼閻闔以洞開。注云：宮墻兩藩，正南開如門象者，名閻闔。門，淮南子曰：排閻闔，淪

天門。注云：閻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

門也。說文云：閻，天門也。闔，門扇也。楚人名門曰閻。闔，文

選注云：閻，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屈

時曖曖其將罷

原亦以閻闔喻君門也。予音與叶韻。

兮

曖曖昏昧貌。罷，極也。罷一作疲。補曰：曖，日不明也。音愛。罷，音皮。

結幽蘭而延佇

言時世昏

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也。而一作以。五臣云：結芳草自潔長立而無趣，向補

曰劉次莊云蘭喻君子言其處於深林幽澗之中而芬芳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云

世溷濁而

不分兮

溷亂也濁貪也補曰溷胡困切

好蔽美而嫉妬

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

蔽美德而嫉妬忠信也五臣云蔽隱也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濟渡也淮南子言白水出

崑崙之山飲之不死於一作乎補曰河圖曰崑崙山出五色流水其白水入中國名為河也五臣云白水神泉

登閬風而縹馬

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縹繫也言已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屯車繫

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言已修清白之行不懈怠也縹一作縹補曰閬音郎又音浪道書云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餘說已見縣圖下縹音薛左傳曰臣負羈縶縶馬韁也馬滿補切

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

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已雖去意不

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或云高丘閭風山上也無女喻無與已同心也舊說高丘

楚地名也五臣云女神女喻忠臣補曰離騷多以女喻臣不必指神女

溘吾遊此春宮兮

溘奄也春宮東方青帝舍也溘一作盭補曰盭塵也無奄忽義

折瓊枝以繼佩

繼續也言已行

游奄然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補曰瓊玉之美者傳

曰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後漢注云瓊枝玉樹以喻堅

貞下文云折瓊枝以為盭及榮華之未落兮

榮華喻顏色落墮也補曰遊春宮折瓊枝欲及

榮華之未落也相下女之可詒

相視也詒遺也言已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

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遺之與俱事君也詒一作貽補曰相息亮切下女喻賢人之在下者詒音

怡通 作貽 吾令豐隆乘雲兮 豐隆雲師一曰雷師下注同乘 一作乘補曰九歌雲中君注云

雲神豐隆五臣云雲神屏翳按豐隆或曰雲師或曰雷師屏翳或曰雲師或曰雨師或曰風師歸藏云豐隆筮

雲氣而告之則雲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升崑崙封豐隆之葬郭璞云豐隆筮師御雲得大壯卦遂為雷師淮

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張衡思玄賦云豐隆軒其震霆雲師黶以交集則豐隆雷也雲師屏翳

也天問曰萍號起雨則屏翳雨師也洛神賦云屏翳收風則風師也又周官有飗師雨師淮南子云雨師灑道

風伯掃塵說者以為箕畢二星列仙傳云赤松子神農時為雨師風俗通云玄冥為雨師其說不同據楚詞則

以豐隆為雲師飛廉為求宓妃之所在 宓妃神女以喻 隱士言我令雲

風伯屏翳為雨師耳 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

也宓一作處五臣云處妃以喻賢臣補曰漢書古今人

表有宓義氏宓音伏字本作處顏氏家訓云處字从宓

宓字从宓或復加山于賤碑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俗

是知處之與伏古來通用誤以為密較可知矣洛神賦

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解佩纒以結言兮纒佩帶也補

洛水而死遂為河神

願誠素之先達兮解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

玉珮而要之亦此意臣也理分理也

述禮意也言已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

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五

臣云令蹇脩為媒以通辭理補曰宓紛總總其離合兮

妃伏犧氏之女故使其臣以為理也

忽緯繡其難遷緯繡乖戾也遷徙也言蹇脩既持其佩

帶通言而讒人復相聚毀敗令其意一

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補

曰緯音微繡呼麥切又音畫博雅作敔愷廣韻作微繡

此言隱士忽與我乖刺其意難移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

次舍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子

言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也

補曰郭璞注山海經云弱水出自窮石窮石今之西郡刪丹蓋其別流之原淮南子注云窮石山名在張掖也

左傳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

朝濯髮乎消盤

消盤水名禹大

傳曰消盤之水出崦嵫之山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消盤之水適世隱居而不肯仕也盤

一作槃補曰消于軌切

保厥美以驕傲兮

倨簡曰驕侮慢曰傲傲一作敖

日康娛

以淫遊

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自恣無有事君之意也五臣

云淫久也言隱居之人日日安樂久遊無意以匡君補曰說文云淫私逸也爾雅久雨謂之淫故淫亦訓久

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

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

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棄去而更求賢也棄一覽相  
作弃補曰此孔子所謂隱者子路所謂潔身亂倫

觀於四極兮

覽相一作求覽  
補曰相去聲

周流乎天余乃下

言我乃  
復往觀

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一云周流天乎一無  
乎字補曰爾雅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  
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邠說文作汭汭西極之水也又  
淮南子云東方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南方南極之山  
曰暑門西方西極之山曰閭閻之門北方北極之山曰  
寒門下音戶望瑤臺之偃蹇兮

石次

玉曰瑤詩曰報之以瓊瑤偃蹇  
高貌補曰說文云瑤玉之美者

見有娥之佚女

有娥國  
名佚美

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  
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  
美女為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娥  
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佚釋文作媿補曰媿音嵩李

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淮南子曰有娥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注云姊妹二人在瑤臺也佚音逸

吾令鳩為媒兮

鳩運日也羽有毒可殺人以喻讒佞賊害人也補曰

鳩直禁切廣志云其鳥大如鴉紫綠色有毒食蛇蝮雄名運日雌名陰諧以其毛厯飲厄則殺人

鳩告

余以不好

言我使鳩鳥為媒以求簡狄其性讒賊不可信用還詐告我言不好也五臣云忠賢讒佞

所疾故云不好補曰好讀如好人提提之好夫鳩之不可為媒審矣屈原何為使之乎淮南言暉日知晏陰諧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待其不可用然後棄之耳堯之用鯀是也暉與運同

雄

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釋文雄作鳩補曰說文云鳩鶻鶻也爾雅云鶻鶻鶻鶻注云似山鶻而小短

尾青黑色多聲月令鳴鳩拂其羽即此也

余猶惡其佻巧

佻輕也巧利也言又使雄鳩銜命而

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言語而無要實復不可信用也五  
臣云雄鳩多聲言使辨捷之士往聘忠賢我又惡其輕  
巧而不信補曰佻吐凋切心猶豫而狐疑兮補曰猶由  
又土了切爾雅云佻偷也袖二音顏  
氏家訓曰尸子云五尺犬為猶說文隴西謂犬子為猶  
吾以為人將犬行犬好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  
此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謂不決曰猶豫或以爾雅  
曰猶如虎善登木猶獸名也既聞人聲乃豫緣木如此  
上下故稱猶豫水經引郭緣生述征記云河津水始合  
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水下無水乃過人  
見狐行方渡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欲渡河無如尾何  
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然禮記曰決嫌疑定猶豫疏云猶是獲屬豫是虎屬說  
文云豫象之大者又老子曰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  
四隣則猶與豫皆未定之辭欲自適而不可適往也言已令鳩為媒  
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

使雄鳩銜命而往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  
鳳皇既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受詔兮

詔一作詔五臣云詔遺也言我得賢人如鳳皇者受詔玉帛將行就聘

恐高辛之

先我

高辛帝嘗有天下號也帝繫曰高辛氏為帝嘗帝嘗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士若鳳

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嘗已先我得娥簡狄也遺一作遣  
五臣云帝嘗諭諸國賢君補曰皇甫謐云高辛都亳今

河南偃師是張晏云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集一作進

聊浮遊

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它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用以自適也

及

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

寒泥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  
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

滅澆復禹之舊績屈原設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  
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止有虞而  
得二妃以成顯功是不欲遠去之意也補曰二姚事見  
左傳杜預云梁國有虞縣皇甫謐云今河東大陽西山  
上有虞城姚音遙說文云

理弱而媒拙兮

弱劣也拙鈍也五臣云我

欲留聘二姚又恐道理  
弱於少康而媒無巧辭

恐導言之不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

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  
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

世一作時好蔽美

而稱惡

稱舉也再言世溷濁者懷襄二世不明故羣下好蔽忠正之士而舉邪惡之人美一作善補曰

再言世溷濁者甚之也屈原作此在懷王之  
世耳惡去聲言可美者蔽之可惡者稱之

閨中既以

邃遠兮

小門謂之閨邃深也一無以字補曰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邃雖邃切

哲

王又不寤

哲智也寤覺也言君處宮殿之中其閨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尚不能覺

悟善惡之情高宗殺孝已是也何況不智之君而多閹蔽固其宜也補曰說文寐覺而有信曰寤閨中既以遠遠者言不通羣下之情哲王又不寤者言不知忠臣之分懷王不明而曰哲王者以明望之也太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韓愈琴操

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閭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

欲復去也一本忍下有而字釋文古音故補曰此言當世之人蔽美稱惡不能與之久居也九歌曰長無絕兮終古九章曰去終古之所居終古猶永古也考工記注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集韻古音估者故也音故者始也索薆茅以筵筭兮

索取也薆茅靈草也筵小折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以卜曰筭

文選萑作瓊五臣云筵竹筭也補曰索所革切萑音瓊爾雅云菑萑茅注云萑菑一種花有赤者為萑筵音廷萑音專後漢方術傳曰挺專折竹注云挺八段竹也音同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

凶者言已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慙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使明智靈氛占其吉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之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

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已宜以時去也息九州之博大兮豈

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臣而可止乎息古文思亦作思唯一作惟補曰女

細呂切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一無狐字孰求美而釋女五臣云靈

氛曰但勤力遠去誰有求忠臣而不擇取汝者也補曰再舉靈氛之言者甚言其可去也何所獨無

芳草兮

草一作艸舊作卉補曰爾雅云卉草疏云別二名也文選注云卉百草總名楚人語也

爾

何懷乎故宇

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爾一

作介宇一作宅注同補

世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惑亂貌世一作時眩

曰若作宅則與下韻叶

一作眩補曰眩日光也其字從日眩目無常主也其字從目並婁絹切淮南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

孰云察余之善惡

屈原答靈氛曰當世之君皆闇昧惑亂不分善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

已乎是難去之意也善惡

民好惡其不同兮

民一作人惟此

一作中情文選善作美

黨人其獨異

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萬民之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五臣云好愛

惡憎也補曰好惡並去聲

戶服艾以盈要兮

艾白蒿也盈滿也或

黨朋黨謂椒蘭之徒也

言艾非芳草也一名冰臺補曰要與腰同爾雅艾冰臺注云今艾蒿謂幽蘭其不可佩

言楚

國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讒佞憎遠忠直而不肯近也其一

作兮一作之五臣云言楚國皆好讒佞謂忠正不可行於身也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察視也草一作艸一作卉猶一作獨豈理美之能當

理美玉也相玉書言理大六寸其耀自照

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

玉之美惡乎以為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玉

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為難也五臣云豈能辨玉之

臧否而當之乎玉喻忠直補曰理美猶九章言撿美也

理音呈一蘇薰壤曰充幃兮蘇取也充猶滿也壤土也

曰珮珩也幃謂之騰騰香囊也呂一

作以補曰史記樵蘇後爨蘇取草也又淮南子曰蘇授

世事蘇猶索也幃許歸切下同爾雅云婦人之褱謂之

禱注云即今之香纓也禱邪交謂申椒其不芳言蘇糞土以滿

香囊佩而帶之反謂申椒臭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

豫而狐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吉占則心中狐疑念

楚國也補曰靈氛之占於異姓則吉矣在屈

原則不可故猶巫咸將夕降兮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

宗之世降下也補曰書

序云伊陟贊於巫咸前漢郊祀志云巫咸之興自此始說者曰巫咸殷賢臣一曰名咸殷之巫也說文曰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山海經曰巫咸國在女丑北又曰大荒之中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孔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淮南子曰軒轅丘在西方巫咸在其北注云巫咸知天道明吉凶據此則巫咸之興尚矣商時又有巫咸也莊子曰鄭有神巫曰李咸又有巫咸詔皆取此名言夕降者神降多以夜陳寶之

類是懷椒糝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糝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

椒糝要之使占茲吉凶也糝俗作糝補曰糝音所祭神米也孟康曰椒糝以椒香米餼也要伊消切

百神

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

翳蔽也續盛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糝則

將百神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來迎知之志也疑一作疑補曰翳於計切疑與疑同迎魚慶切迂也漢紀曰望祀虞舜於九疑張揖曰九疑在零陵營道縣文穎曰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顏師古云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水經云峯秀數郡之間異嶺同勢遊者疑焉

皇剡剡其揚靈兮

皇皇

天也剡剡光貌補曰剡以冉切九歌云橫大江兮揚靈

告余以吉故

言皇天揚其光靈使百神

告我當去就吉善也五臣云告我去當吉補曰靈氛之占筮寧折竹而已至百神備降九疑並迎告我使去則

可以曰勉陞降以上下兮

勉強也上謂君下謂臣陞一作升補曰升降上下猶所謂

經營四荒周流六

漠耳不必指君臣

求渠獲之所同 渠法也獲度也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

索賢臣與已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渠一作矩

進一作黻五臣云此巫咸之言補曰渠俱雨切獲紆縛

烏郭二切淮南子曰知渠黻之

所周注云渠方也黻法度也 湯禹嚴而求合兮

嚴敬也合

匹也嚴一作儼補曰

自此以下皆屈原語 摯咎繇而能調

摯伊尹名湯臣也

也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

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 一作臯陶補曰天問曰帝乃

降觀下途伊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行媒 喻左

摯即伊尹也 右之臣也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

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一無又字五臣云苟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

說傅說也傅巖地名補曰說音悅操七刀切築擣也

武丁用而

不疑

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傅說抱道懷德而遭遇刑罰操築作於傅巖武丁思想賢者夢得聖人以其形

豫求之因得傅說登以為公道用大興為殷高宗也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是佚篇也補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史記云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險與巖同徐廣曰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安國曰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

呂望之鼓刀兮

呂太公之

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也

氏姓也鼓鳴也或言呂望太公姜姓也未遇之時鼓刀屠於朝歌也補曰史記云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戰國策云太公望老婦之逐夫朝歌之廢屠文王用之而王注云呂尚為老婦之

所逐賣肉於朝歌肉上生臭不售故曰廢屠淮南子  
曰太公之鼓刀注云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遭

周文而得舉

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至於朝歌道窮困自鼓刀而屠遂

西鈞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  
歸用以為師言吾先公望于久矣因號為太公望或言  
周文王夢天帝立令狐之津太公立其後帝曰昌賜汝  
名師文王再拜太公亦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  
見識所夢載與俱歸以為太師也補曰天問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注云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

甯戚之謳歌兮

甯戚衛人

齊桓聞以該

輔

該備也甯戚修德不用退而商賈宿齊東門外桓公夜出甯戚方飯牛叩角而商歌桓公聞之知其賢舉

用為客卿備輔佐也補曰淮南子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募宿於

郭門之外飯牛車下望見桓公乃擊牛角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三齊記載其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矸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名與語悅之以為大夫矸與岸同一作南山梁屈原舉呂望傳說甯戚之事傷今之不然也

及年歲之未

晏兮

晏晚

時亦猶其未央

央盡也言已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

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三賢之遭遇也其一作而補曰說文央久也詩曰夜未央

恐鷓鴣之先

鳴兮

鷓鴣一名買鷓常以春分鳴也鷓一作鷓五臣云鷓鴣秋分前鳴則草木凋落補曰鷓音提鴣音決

一音弟桂一音殄絹反離騷云徒恐鷓鴣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顏師古云鷓鴣一名買銳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衆芳皆歇鷓與鴣同銳音詭思玄賦云恃知已而華子兮鷓鴣鳴而不芳注云以秋

分鳴李善云臨海異物志鷓鴣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  
夜不止服虔曰鷓鴣一名鷓伯勞也順陰陽氣而生按  
禽經云雋周子規也汪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又曰鷓  
鴣鳴而草衰注云鷓鴣爾雅謂之鷓左傳謂之伯趙然  
則子規鷓鴣二物也月令仲夏鷓始鳴說者云五月陰  
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詩曰七月鳴鷓箋云伯  
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左傳伯趙氏司  
至也注云伯勞以夏至鳴冬至止陸佃埤雅云陰氣至  
而鷓鴣故百草為之芳歇廣韻曰鷓鴣關西曰巧婦關  
東曰鷓鴣春分鳴則衆芳生秋分鳴則衆芳歇未詳

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言我恐鷓鴣以先春分鳴使百草  
華英擢落芬芳不得成也以喻讒

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草一作艸一作卉一無  
夫字一無為字補曰爾雅疏云百卉猶百草也詩云百  
卉具

何瓊佩之偃蹇兮

偃蹇衆盛貌  
佩一作珮

衆愛然而蔽之

言

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菱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五臣云菱亦盛也補曰菱音愛方言云掩翳菱也

注云謂菱蔽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

諒信一作亮

恐嫉妬而折之

言楚

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共嫉妬我正直必欲折挫而敗毀之也

時續紛其變易兮

其一作以

五臣云續紛亂也

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世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蘭芷之草變易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菅茅

失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補曰上云謂幽蘭其不可佩以

幽蘭之別於艾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別於蕙穰也今日蘭芷不芳荃蕙為茅則更與之俱化矣當是時

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

草一作艸一作卉

今直

為此蕭艾也

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已以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一

無蕭字一無也字補曰顏師古云齊書太祖云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合脂藝之以享神者艾即今之灸病者名即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

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為直者

以上不好用忠正之人害其善治之故一無也字五臣云明智之士佯愚者為君不好修潔之士而自損害補曰時人莫有好自修潔者故其害至於荃蕙為茅芳草為艾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

蘭懷王少

弟司馬子蘭也恃怙也補曰史記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子項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然則子蘭

乃懷王少子實誠也言我以司馬子蘭  
頃襄之弟也**羌無實而容長**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

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委厥美以

浮華而已五臣云無實無實材補曰長平聲

**從俗兮**委**苟得列乎衆芳**言子蘭弃其美質正直之性  
隨從諂佞苟欲列於衆賢之

位無進賢之心也補曰子蘭有蘭之名**椒專佞以慢慆**

無蘭之實雖與衆芳同列而無芬芳也

**兮**椒楚大夫子椒也慆淫也慢一作謾釋文作媿慆一  
作諂補曰古今人表有令尹子椒慆它刀切書曰無

即慆淫注**椒又欲充夫佩幃**椒菜莖也似椒而非以喻  
子椒似賢而非賢也幃盛

香之囊以喻親近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

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

有憂國之心責之也夫一作其五臣云子椒列大夫位

在君左右如茱萸之在香囊妄充佩帶而無芬芳補曰

椒音故爾雅曰椒檄醜菜注云檄似菜蔓而小赤色子椒佞而似義猶檄之似椒也子蘭既以無蘭之實而列

乎衆芳矣子椒又欲以既干進而務入兮干求而又何似椒之質充夫佩幃也一作以

芳之能祇祇敬也言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固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時俗之流從兮一作從流一又孰能無變化言時世俗人隨從上

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五臣云固此諂佞之俗流行相從

誰能不變節隨誰能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言

時以容身乎子椒子蘭變志若此况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身邪揭一作藹離一作薜補曰子椒子蘭宜有椒蘭之

芬芳而猶若是况衆臣若揭車江離者乎揭車江離皆香草不若椒蘭之盛也列子曰臭過椒蘭荀子曰椒蘭

皆

芬 惟茲佩之可貴兮之一委厥美而歷茲歷達也言已

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明君奔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補曰上云委厥美以從俗言子蘭之自弃也此云委厥

美而歷茲言懷

王之見弃也 芳菲菲而難虧兮虧歎而一作芬至今

猶未沫沫已也言已所行純美芬芬芳勃勃誠難虧歎久

補曰說文云芬艸初生其香分布沫音味微

晦也易曰日中見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味 和調度以

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浮游以求同志也五臣云汝同志人也度

法度也補曰和調重言之也女紐呂切 及余飾之方

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上謂君下謂臣也言我願及年德

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

賢欲往就之也補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所謂余飾之方壯也周流觀乎上下猶言周流乎天余

乃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補曰靈氛告以吉占百神告以吉故而此獨曰

靈氛者初疑靈氛之言復要巫咸巫咸與百神無異詞則靈氛之占誠吉矣然原固未嘗去也設詞以自寬耳

**歷吉日乎吾將行**

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善日吾將去君而遠行也五臣云歷選也補曰

上林賦云歷吉日以齊戒張揖曰歷筭也行胡郎切叶韻

**折瓊枝以為羞兮**

羞脯補曰張揖

云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其華食之長生羞脩二物也見周禮羞致滋味脩則脯也王逸五

臣以羞為脩誤矣

**精瓊蔗以為粢**

精鑿也蔗屑也粢糧也詩云乃粟餼糧言我將行乃折取

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儲糧飲食香潔冀以延年也五臣云精搗也取其清潔而延壽補曰蔗音蔗文

選音靡反離騷云精瓊靡與秋菊芳將以延夫天年應  
劭云精細也瓊玉之華也周禮有食玉注云玉陽精之  
純者食之以禦水氣鄭司農云王齊當食玉屑糝  
音張食米也鑿音作精細米也左傳棗食不鑿  
為余

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

以言已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五臣云飛龍喻道瑤  
象以此君子之德言我遠遊但駕此道德以為車補曰  
易曰飛龍在天許慎云飛龍有翼瑤美玉也  
言以瑤象為車而駕以飛龍也上為去聲  
何離心之

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君與已殊志故將遠去自疏而

流遁於世也五臣云忠佞兩心不可同  
吾將遠去自疏遠也補曰疏所並切

澶吾道夫崑崙

兮  
澶轉也楚人名轉曰澶河圖括地象言崑崙在西北  
其高萬一千里上有瓊玉之樹也補曰澶池戰切禹

本紀言崑崙山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華池河圖云崑崙天中柱也氣上通天水經云崑崙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阨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曰三成爲崑崙丘注云崑崙山三重故以名云昔人引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又曰鐘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山所出五水今按山海經內崑崙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方八百里高萬仞山有木禾而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五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郭璞曰此自別有小崑崙也淮南子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上有木禾珠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東方朔十洲記崑崙陵即崑崙中狹上廣故曰崑崙山有三角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處有積金爲墻城而方千里城上安金堊五所玉樓十二神異經

云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圍三千里圓周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所治又一說云大五嶽者中嶽崑崙在九海中為天地心神仙所居五帝所理凡此諸說誕實未聞也

路脩遠以周流

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遙遠周流天下以求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

兮

揚披也晻藹猶蒼鬱蔭貌也一本揚下有志字藹釋文作濫一作靄五臣云揚舉也雲霓虹也畫之於旌

旗掩藹旌旗蔽日貌補曰晻藹暗也冥也晻烏感切藹靄濫並於蓋切

鳴玉鸞之啾啾

鸞

鳥也以玉為之著於銜和著於軾啾啾鳴聲也言已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蒼鬱排讒佞之黨羣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也五臣云玉馬佩也鸞車鈴也言我去國亦守節度而行補曰許慎云鸞以象鳥之聲詩云和鸞雖雖注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禮記曰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音注云鸞在銜和在式正義云鸞在銜和

在式謂常所乘之車若田獵之車則騫在馬鑣韓詩外傳曰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騫鳴騫鳴則和應啾音擘埤倉云衆聲也

朝發軔於天津兮

天津東極箕斗之間漢津也補曰爾雅析木謂之津箕斗

之間漢津也注云箕龍尾斗南斗天漢之津梁疏云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間隔河須津梁以渡故謂此次為析木之津天文大象賦云天津橫漢以摘光注云天津九星在虛危北橫河中津梁所渡

夕余至乎

西極

言已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補曰上林賦云

左蒼梧右西極注引爾雅西至於幽國為西極又淮南曰西方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

鳳皇翼其

承旂兮

翼敬也旂旗也畫龍虎為旂也文選翼作紛補曰周禮交龍為旂熊虎為旗左傳曰三辰旂旗

爾雅有鈴曰旂旂渠希切旗渠之切高翱翔之翼翼

翼翼和貌言已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

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之一作而五臣云鳳皇承旂引路飛翔翼翼然扶衛於已補曰古者旌旗皆載於車上故逸以承旂為來隨我車遠遊注云俊鳥夾轂而扶輪是也五臣以為引路誤矣淮南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注云鳥之高飛翼一上一下曰翱翔直刺不動曰翔

**忽吾行**

**此流沙兮**

流沙沙流如水也尚書曰餘波入於流沙五臣云流沙西極也補曰山海經流沙出鍾山

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張揖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顏師古曰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戲貌言吾行忽然過此流沙遂

循赤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補曰博雅云崑崙虛赤水出其東南陔河水出其東北陔洋水出其西北陔弱水出其西南陔河水入東海三水入南海穆天子傳曰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莊子曰黃

帝游乎赤水之北

登乎崑崙之丘  
麈蛟龍使梁津兮

舉手曰麈小曰蛟  
大曰龍或言以手

教曰麈津西海也蛟龍水虫也以蛟龍為橋乘之以渡

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龜以為梁也使一作呂五臣曰

麈招也補曰麈許為切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

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郭璞云蛟似蛇四足小頭

細頸卵生子如三斛瓮能吞

人龍屬也說文曰津水渡也  
詔西皇使涉予

詔告也西  
皇帝少皞

也涉渡也言我乃麈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

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予一作余補曰

少皞以金德王白精之君故曰西皇遠遊  
路脩遠以多

注云西皇所居在西海之津予我也上聲

艱兮  
騰衆車使徑待

騰過也言崑崙之路險阻艱  
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

遇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  
路不周以左轉兮

不周  
山名

在崑崙西北轉行也五臣云左轉者君子尚左補曰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注云此山形有缺不周匝因名之西北不周風自此出也淮南子云西北方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又曰崑崙之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夫人賦曰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以山海經淮南子考之不周當在崑崙西北逸說是也遠遊曰歷太皓以右轉太皓在東方自左而之右故下云遇蓐收乎西皇也此云路不周以左轉不周在西北海之外自右而之左故曰指西海以為期也五臣說非是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

### 西海以為期

指語也期會也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西海之上也

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已同志也補曰博物志云七戎六蠻九夷八狄謂之四海言皆近海漢張騫渡西海至大秦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

八百屯余車其千乘兮

屯陳也五臣云屯聚也車所以載已言君子以德自載亦如車

焉聚千乘者言道德之多並運於已

所齊玉軼而並馳

在可馳走補曰屯徒渾切乘實證切

軼錮也一云車轄也言乃屯隙我車前後千乘齊以玉

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

君也即道千乘之國也補曰軼音犬方言云

駕八龍之

輪韓楚之間謂之軼齊同也言齊驅並進

婉婉兮

婉婉龍貌五臣云八龍八節之氣也婉於阮切釋文作婉於元切

載雲旗之委

蛇言已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蛇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

者言已德如雲能潤施萬物也蛇一作移一作逶迤五

臣云言我所住皆與神遊故可御氣為駕載雲為旗也

補曰文選注云其高至雲故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

曰雲旗委於為切蛇弋支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

邈邈

邈邈遠貌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追及一云邁高馳五臣云

抑志按節徐行以候世人其邈遠莫能逮及也

奏九歌而舞韶兮

九歌九德之歌禹樂也韶

九韶舜樂也尚書蕭韶九成是也補曰周禮有九德之歌九磬之舞啟樂有九辯九歌又山海經夏后開始歌

九招開即啟也竹書云夏后啟舞九韶

聊假日以媮樂

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

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日游戲媮樂而已假一作暇補曰顏師古云此言遭遇幽厄中心愁

悶假延日月苟為娛樂耳今俗猶言借日度時故王仲宣登樓賦云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今之讀

者改假為暇失其意矣李善注仲宣賦引荀子多暇日亦承誤也媮樂也音俞

陟陛皇之赫戲

今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一無陟字陛一作升補曰忽西京賦云叛赫戲以輝煌赫戲炎盛也戲與曷同

臨睨夫舊鄉

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升崑崙，過不周，渡西海，舞九韶，陞天庭，據光曜，不足以

解憂，猶顧視楚國愁且思也。補曰：睨，五計切。

僕夫悲余馬懷兮

僕，御也。蜷，局也。懷，思也。

顧而不行

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而地，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

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五臣云：蜷局回顧而不肯行，補曰：蜷音拳，蟲形

詰屈也。行，胡郎切。叶韻。

亂曰

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肆憤懣，極意激詞，或去或留

文采紛華，然後結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補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也。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

知兮

已矣，絕望之詞，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閔其戶，閔其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

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一無哉字補曰論語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國曰已矣發端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

為美政今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

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叙曰昔者孔子叡聖明喆

音哲

天生不羣

羣一作王

定經術刪

詩書

一作俾定經術乃刪詩書

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法門人

三千罔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

室衰微戰國竝爭道德陵遲譎詐萌生於是楊墨鄒孟

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

八字

一作咸以名世

而屈原履忠被譖憂悲愁思

一云憂愁思憤

獨依詩人

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闇亂不見省

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

行義璋其文采以相教傳

或作傳教

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

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

不瞻慕

一作仰

舒肆妙慮

一云攄舒妙思

續述其詞逮至劉向

顏師

古讀如本字 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

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

十五卷

一作篇

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

一作扶

義多乖異事

不要括

一作撮

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

八字一云稽之經傳

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指之

趣略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為賢故

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

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忠立而行成

忠一作德

榮顯而名著

著一作稱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

詳與佯同詐也

顛則不能

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

婉婉一作婉婉一作倜倜

逡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今

若屈原膺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

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

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

一作班賈

競於羣小之中怨恨懷王

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

巨姜切

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

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國守

分

一作志

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

望哉

恨怨一作

且詩人怨王刺

一作

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

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

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

一有為字

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

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

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

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翺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

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馬四玉虬而乘鸞則時乘六龍以御

天也就重華而噉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

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

者其識遠多一作劭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一有孔丘字終沒以

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

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一世

作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矣班孟堅序云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叙離騷

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脫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儻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又說五子以失家巷謂五子胥也及至羿澆少康貳姚有娥佚女

皆各以所識有所增損然猶未得其正也故博采經書傳記本文以為之解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闕睢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甯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已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懣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正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然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劉向揚雄騁極文辭好而悲之自謂不能及也雖非明智之器可謂妙才者也政與正同顏之推云自古文人常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已顯暴君過劉子玄云懷襄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為過蓋不隱惡故也愚嘗折衷其說而論之曰或問古人有言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屈原雖

死何益於懷襄曰忠臣之用心自盡其愛君之誠耳死  
生毀譽所不顧也故此干以諫見戮屈原以放自沈比  
干紂諸父也屈原楚同姓也為人臣者三諫不從則去  
之同姓無可去之義有死而已離騷曰陷余身而危死  
兮覽余初其猶未悔則原之自處審矣或曰原用智於  
無道之邦虧明哲保身之義可乎曰愚如武子全身遠  
害可也有官守言責斯用智矣山甫明哲固保身之道  
然不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乎士見危致命况同姓兼  
恩與義而可以不死乎且比干之死微子之去皆是也  
屈原其不可去乎有比干以任責微子去之可也楚無  
人焉原去則國從而亡故雖身被放逐猶徘徊而不忍  
去生不得力爭而強諫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使百世  
之下聞其風者雖流放廢斥猶知愛其君眷眷而不忘  
臣子之義盡矣非死為難處死為難屈原雖死猶不死  
也後之讀其文知其人如賈生者亦鮮矣然為賦以弔  
之不過哀其不遇而已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

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為以至清與太初而為隣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仲尼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曰樂天知命有憂之大者屈原之憂憂國也其樂樂天也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涸滑而寬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能識也太史公作傳以為其文約其辭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絜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可謂深知已者揚子雲作反離騷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沈身哉屈子之事蓋聖賢之變

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雄未足以與此班孟堅顏之推所云無異妾婦兒童之見余故具論之

### 離騷贊序

班孟堅

離騷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初事懷王甚見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妬害其寵讒之王王怒而疎屈原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已遭憂作辭也是時周室已滅七國竝爭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羣小國將危亡忠誠之情懷不能已故作離騷上陳堯舜禹湯文王之法下言羿澆桀紂之失以風懷王終

不覺寤信反間之說西朝於秦秦人拘之客死不還至  
於襄王復用讒言逐屈原在野又作九章賦以風諫卒  
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  
為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

辨騷

劉勰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蔚起其離騷哉故以軒翥  
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  
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

浮游塵埃之外疇

一作暖

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

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己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

合

離騷用羿澆等事正與左氏合孟堅所云謂劉安說耳

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

然而文辭麗雅為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王逸

以為詩人之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

乘鷖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詞賦莫

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振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嗟

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  
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體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  
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  
舜之耿介稱禹湯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猖狂  
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霓以譬  
讒邪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掩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  
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  
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

弊日木夫九首土伯三日譎怪之談也依彭咸之遺則  
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  
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歡荒淫之意也

此皆宋玉

之詞非屈原意自漢以來靡麗之賦勸百而  
諷一其流至於齊梁而極矣皆自宋玉唱之摘此四事

異乎經典者也故論其典詰則以彼語其夸誕則如此  
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  
徒而詞賦之英傑也

此語施於宋玉可也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

附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

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寬大  
招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任之才故  
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談難與竝能矣自九懷  
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叙情怨則  
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怏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  
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楊沿  
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  
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奇而不失其貞  
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眄可以驅辭力效唾可以窮文  
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一云獨任  
當作獨往

  
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  
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煙一作雲

楚辭補注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 臣張誠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楚辭補注卷二

三

詳校官候選知縣  
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三

集部

楚辭補注卷二

宋 洪興祖 撰

東皇太一歌章句第二

東皇太一

一本自東皇太一至  
國殤上皆有祠字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

俗信鬼而好祠

祠一作祀漢書曰楚地信巫鬼重淫祀隋志曰荊州尤重祠祀屈原制九歌蓋

由此也

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一無歌字

屈原放逐竄

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

之樂其詞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

王逸注九辯云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也

五臣云九者陽數之極自謂否極取為歌名矣按九歌

十一首九章九首皆以九為名者取蕭韶九成故九辯

九歌之義騷經曰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上陳事神

以媮樂即其義也宋玉九辯以下皆出於此

之敬下見已之寃結託之以風諫故其文意不同章句

雜錯而廣異義焉

一云故其文詞意周章雜錯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蓋相錯成文則語勢矯健如杜

子美詩云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穆將愉

兮上皇

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太一也言已將修

音俞 補曰愉

撫長劍兮玉珥

以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

補曰撫循也以手循其珥也博雅曰劍珥謂之鐔鐔劍

名焉珥音餌 鐔音淫二音 璆鏘鳴兮琳琅 璆琳皆美玉名也爾雅

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

節度也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

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鏘釋文作鎗補曰璆渠

幽切鏘七羊切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進則揖之退

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琳音林琅音郎俗作瑯爾雅曰

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名琅

玕狀似珠也本草云琅玕是石之美者明瑩若珠之色

此言帶劍佩玉瑶席兮玉瑱瑤石之次玉者詩云報之

以禮事神也

音遙一曰美玉也瑱壓也音鎮下文云白玉兮為鎮是

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鄭司農云瑱讀為鎮

### 盍將把兮瓊芳

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已修飾

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五臣云靈巫何不蕙肴蒸兮

持瓊枝以為芳香取美潔也補曰盍音合

蘭藉蕙肴以蒸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

蒸烝並同國語曰親戚宴饗則有穀烝奠桂酒兮椒漿

欽定四庫全書

楚辭補注

三一

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  
敬乃以蕙草蒸者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五臣云蕙蘭椒桂皆取芬芳補曰說文奠置祭也  
漢樂歌曰奠桂酒勺椒漿周禮四飲之物三曰漿揚枹

兮拊鼓揚舉也拊擊也枹一作桴疏緩節兮安歌疏希

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  
舞徐歌相和以樂神也五臣云使曲節希緩而安音清

歌補曰疏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已又陳列  
與竦同

補曰禮記鍾磬竽瑟以和之竽笙靈偃蹇兮妓服靈謂  
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

偃蹇舞貌妓好也服飾也妓一作妖服一作般補曰古  
者巫以降神靈偃蹇兮妓服言神降而託於巫也下文

亦曰靈連蜷兮既留偃蹇委曲貌一曰衆盛貌方言曰  
好或謂之妓注云言妓潔也妓與妖並音狡般與服同

芳菲菲兮滿堂

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妓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

堂室

五音紛兮繁會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五臣云繁會錯雜也

君欣

欣兮樂康

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已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厭飽喜樂則身蒙慶祐

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

見信用而身放棄遂以危殆也五臣云君謂東皇也欣和悅貌補曰此章以東皇喻君言人臣陳德義禮樂

以事上則其君樂康無憂患也

東皇太一

五臣云每篇之目皆楚之神名所以列於篇後者亦猶毛詩題章之

趣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云東皇補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

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  
 祭太一東南郊天文志曰中宮天極星其  
 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  
 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說者曰太一天  
 之尊神曜魄寶也天文大象賦注云天皇  
 大帝一星在紫微宮內勾陳口中其神曰  
 曜魄寶主御羣靈秉萬機神圖也其星隱  
 而不見其占以見則為災也又曰太一一  
 星次天一南天帝之臣也主使十六龍知  
 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疾疫占不明反移為  
 災

浴蘭湯兮沐芳

蘭香草也補曰本草白芷一名芳香樂  
 府有沐浴子劉次莊云楚詞曰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曰與汝沐兮咸池晞汝髮兮  
 陽之阿皆潔濯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其詞曰沐芳莫

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采也言已

將修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

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補曰華戶花切荀

卿雲賦云五采備而成文衣華采之衣以其類也本草

杜若一名杜蘅葉似薑而有文理味辛香今復別有杜

蘅不相似按杜蘅爾雅所謂杜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

謂楚蘅者也其類自別古人多雜引用爾雅曰榮而不

實者謂靈連蠮兮既留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蠮

之英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留止

也一本靈下有子字補曰蠮音拳爛昭昭兮未央

南都賦云蛾眉連卷連卷長曲貌爛昭昭兮未央

昭昭明也央已也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

形體連蠮神則歡喜必留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無

極已蹇將憺兮壽宮

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祠祀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

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愔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補  
曰愔徒濫切漢武帝置壽宮神君臣瓚曰壽宮奉神之

宮與日月兮齊光

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

月昏雲藏而日月明故云齊光也齊一作爭

龍駕兮帝服

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

帝謂五方之帝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魚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帝同服也五臣云言神駕雲龍之車耶

翺遊兮周章

耶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翺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五臣云翺

遊周章往來迅疾貌

靈皇皇兮既降

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言雲神來下其貌皇皇而

美有光 焱遠舉兮雲中

焱去疾貌也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焱

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補曰焱卑遙切羣犬走貌大人覽賦曰焱風涌而雲浮李善引此作焱其字从火非也

冀州兮有餘

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也言雲神所在高邈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

五臣云言神所居高絕下覽冀州橫望四海皆有餘而無極冀州堯所都思有道之君故覽之補曰淮南子曰

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也四方之主又曰殺橫四黑龍以濟冀州注云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

海兮焉窮

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安有窮極也補曰禮記云以橫於天下注

云橫也思夫君兮太息  
君謂雲神五臣曰夫君謂雲神以喻君也言夫君所居高遠下制有

國我之思君終不可見故歎息而憂心也極勞心兮慙

補曰記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上夫音扶慙慙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

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煩勞而慙慙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

增歎心每慄慄而不能已也慄一作忡補曰慄敕中切說文忡憂也引詩憂心忡忡楚詞作慄此章以雲神喻君言君德與日月同明故能周覽天下橫被六合而懷王不能如此故心憂也

### 雲中君

雲神豐隆也一曰屏翳已見騷經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 君不行兮夷猶

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芭洞庭之波方數百里

羣鳥所集魚鱉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

### 誰留兮中洲

震詞也留待也中洲洲中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言湘君蹇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

洲乎以為堯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留蓋謂此也堯之二女也五臣云誰將留待於中洲乎欲神之速至也補曰逸以湘君為湘水神而謂留湘君於中洲者二

女也韓退之則以湘君為娥  
皇湘夫人為女英留止也  
美要眇兮宜修  
要眇好貌也言

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眇一作妙一本宜上  
有又字補曰要於笑切眇與妙同前漢傳曰幼眇之聲

亦音要妙此言娥皇沛吾乘兮桂舟  
沛行貌舟船也吾  
容德之美以喻賢臣

雖在湖澤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五  
臣云我復乘桂舟以迎神舟用桂者取香潔之異乘一

作棄補曰孟子曰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令沅湘兮  
之沛普賴切桂舟迎神之舟屈原因以自喻

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  
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

徐流則得安也補曰沅湘已見騷經水經及荊州記云  
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潛行地底數里至楚

都遂廣十里名為南江初在捷為與青衣水汶水合東  
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

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東會於彭澤  
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也

望夫君兮未來

君謂湘君未一作歸

吹參差兮誰思

參差洞簫也言已供修祭

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  
思念也五臣云謂神肯來斯而我作樂吹聲參差當復

思誰言思神之甚一作簫篴補曰風俗通云舜作簫其  
形參差象鳳翼翼參差不齊之貌初簫義宜二切此言因

吹簫而思舜也洞簫賦云吹參差而駕飛龍兮北征  
入道德洞簫簫之無底者簫篴竹貌

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遭吾道兮洞庭  
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

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  
委曲之徑欲急至也五臣云轉道於洞庭湖上而直歸

補曰遭池戰切文選音陟連切原欲歸而轉道於洞庭  
者以湘君在焉故也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  
暴兩注云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三江令風  
波之氣共相交通又曰湘水出帝舜葬東入洞庭下注  
云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也水經云四水同注洞庭北  
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  
渚是也湖水廣員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於其中湖中  
有君山潛通吳之苞山鄣景純江賦云苞山洞庭巴陵  
地道潛陸旁通幽岫窈窕者也按吳中太湖一名洞庭  
而巴陵之洞庭亦謂之太湖薛荔拍兮蕙綢薛荔香草  
逸云太湖蓋指巴陵洞庭耳薛荔拍兮蕙綢薛荔香草  
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是也栢一作拍  
搏一作搏補曰栢拍並音博綢儔切二音  
蓀香草也橈船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  
四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擢蘭為旌旗動以香  
潔自修飾也蓀一作荃旌一作旂補曰蓀荃見騷經橈  
而遙切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之擢周禮云析羽為旌

爾雅云注旄首曰旌旂與旌同諸本或云乘莖橈乘一作承或云采莖橈兮蘭旗皆後人增改或傳寫之誤耳

望洛陽兮極浦

洛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補曰洛音谷碕音祈曲岸也今澧州有

洛陽浦水經云洛水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至沔陽縣南入於沔洛水即黃水也集韻洛郎丁切水名其字

从今引楚辭望洛陽兮極浦未詳說文云浦濱也風土記大水有小口別通曰浦橫大江兮揚

靈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陔以漂憂患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

悟懷王使還已也五臣曰言我遠遊此浦將橫絕大江揚其精誠於君側補曰橫大江兮揚靈以湘君在焉故

也揚靈兮未極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謂女嬋屈原姊也嬋媛

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類牽引而責數之為已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

隨風俗也五臣云言我揚精誠未已女類牽引時事以  
為不變節從俗終不可為而我歎息也補曰嬋媛已

見騷

橫流涕兮潺湲

變節而意不能改內自悲傷涕泣

橫流也補曰潺湲連

隱思君兮陴側

君謂懷王也陴陋也言已雖見放棄

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補曰隱桂擢兮蘭

擢

擢也孟子曰惻隱之心非符涕切說文隱也擢一曰拖也

冰兮積雪

斲斲也言已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擢楫斲斲

五臣云言志不通猶乘舟值天盛寒

采薜荔兮水中

之草緣木而生擣芙蓉兮木末擣手取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

君其志不合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心不同兮媒

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恩不

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輕相與離絕言已與君同姓共祖無離絕之義也五臣曰事

君之道亦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補曰瀨落蓋類此焉

石瀨水激石間則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覩視川水見怒成湍淺音淺

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草野

翩而舉物皆遂性我獨不交不忠兮怨長交友也忠厚也言朋

友相與不厚則長相怨恨言已執履期不信兮告余以

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

不聞

間暇也言君嘗與已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聞暇遂以疏遠已也余一作我五臣

云言君與臣下為友而臣為不忠則怨而責之已為不信則以為閑爾疾其君初欲與已為治後遂相背焉補

曰此言朋友之交忠則見信不忠則生怨臣忠於君則君宜見信而反告我以不聞所謂羌中道而回畔兮反

既有此它志也此原陳已鼃騁驚兮江皋也澤曲曰皋

之志於湘君也聞音閑言已願及鼃明已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鼃一作朝補曰鼃涉遙切早也騁音逞騁音務說文曰騁直

馳也驚也夕弭節兮北渚日夕將暮已衰老弭情安意

亂馳也終志草蹙也五臣云喻已盛少之時願驅馳於君前及衰謝之日反安意於草野自歎之詞補曰騁驚弭節不

出江皋北渚之間自傷不得居朝廷也渚江鳥次兮屋也爾雅小洲曰渚韓詩章句水一溢而為渚

上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曰次

水周兮堂下

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

屋上流水周旋已之堂下自傷與

捐余玦兮江中

玦玉佩也

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補曰捐

也荀子曰絕人以玦皆取棄絕之義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史記曰舉佩玦以示之皆取決斷之義遺

余佩兮醴浦

遺離也佩瓊瑤之屬也言已雖見放逐常思念君故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

君求已示有還意佩一作珮醴一作澧五臣云捐遺皆

置也玦珮朝服之飾置於江澧二水之涯者冀君命已猶可以用意也補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纒

以結言同意也補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纒沙水經云澧水出武陵充縣注於洞庭按禹貢曰又東至於澧史記作醴孔安國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

玄曰醴陵名也長沙有醴陵縣澧醴古采芳洲兮杜若

書通用今澧州有佩浦因楚詞為名也

芳洲香草蘩生水中

將以遺兮下女

遺與也女陰也以

言己願往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五臣云欲將己之美投於賢臣者思與同志復為治道補曰遺去聲既詒湘君以佩玦又遺下女以杜若好賢不已也騷經曰相下女之可詒

昔不可兮再得

再言曰不再中年不

聊逍遙兮容與

遊戲

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年既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五臣云自言憂愁欲以決死死不再生何由復遇逍遙容與待君之命冀得盡其誠心焉

湘君

劉向列女傳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禮記舜葬於

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注云離騷所  
歌湘夫人舜妃也韓退之黃陵廟碑云湘  
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祠堯之二女  
舜二妃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  
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  
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  
人王逸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  
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  
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  
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  
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  
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  
也故九歌詞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  
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  
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沒於湘水之渚因為湘

夫人補曰此言帝子之神降於北渚來享其祀也帝子以喻賢臣

日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

予屈原自謂也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配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閻君亦

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予一作余五臣云其神儀德美好愁我失志焉補曰眇眇微貌言神之降望而不見

使我愁也以况思賢而不得見也予音與

嫋嫋兮秋風

嫋嫋秋風搖木貌補曰嫋嫋長弱貌奴鳥切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以言君政急則衆民愁而賢者

傷矣或曰屈原見秋風起而木葉墮悲歲徂盡年衰老也五臣云喻小用人用事則君子棄逐補曰淮南云見一

葉落而知歲之將暮又曰桑葉落而長年悲下音戶

白蘋兮騁望

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

騁平也蘋或作蘋一本此句上有登字皆非也補曰蘋音煩淮南子云路無莎蘋注云蘋狀如歲歲音針見爾雅又說文云青蘋似莎者司馬相如賦注云似莎而大生江湖雁所食與佳期兮夕張謂

與佳期兮夕張

謂佳

湘夫人也不敢指斥尊者故言佳也張施也言己願以始秋蘋草初生平望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饗之一本佳下有人字一云與佳人兮期夕張五臣云佳期謂湘夫人言己願以此夕設祭祀張帷帳冀夫人之神來此歆饗以喻張設忠信以待君命補曰說文云佳善也廣雅云佳好也張音帳陳設也周禮曰凡邦之張事漢書曰供張東都門外言夕張者猶黃昏以為期之意鳥萃兮蘋中萃一本萃上有何字五臣

罾何為兮木上

罾魚網也夫鳥常集木巔而言

云蘋水草補曰萃音遂

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補曰罾音增

沅有芷兮醴有蘭

言

水之中有盛茂之莖澧水之內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莖一作芷醴一作澧五臣云蘭芷喻己之善補曰水經云澧水又東南注於沅水曰澧口蓋其枝瀆耳引沅有芷兮澧有蘭或曰澧州有蘭江

### 思公子兮未敢言

公子謂湘夫人也重以卑

因此為名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當須介女當須媒也五臣云公子謂夫人喻君也未敢言者欲待賢主補曰諸侯之子稱公子謂子椒子蘭也思椒蘭宜有蘭莖之芬芳未敢言者恐逢彼之怒耳此原陳己之志於湘夫人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也山鬼云思公子兮徒離憂

### 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

媛言鬼神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水流而潺媛也荒一作慌忽一作惚補曰慌

釋文文選並音荒此言遠望楚國若有若麋何食兮庭無但見流水之潺媛耳荒忽不分明之貌

中麋獸名似鹿也食一作為補曰麋音眉月蛟何為兮

水裔蛟龍類也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當在深淵而

尊官而為僕隸也裔一作裏補曰裔邊也末朝馳余馬

也蛟在水裔猶所謂神龍失水而陸居也

兮江皋一云朝馳夕濟兮西澁濟渡也澁水涯也自傷

增水邊土人所居者曰澁音逝說文曰澁埤聞佳人兮台予予屈原將騰駕

兮偕逝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冀湘

也五臣云冀聞夫人台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往喻

有君命亦將然矣補曰佳人以喻賢人與己同志者

築室兮水中算之兮荷蓋

附神明而居處也一本云以

荷蓋五臣云願築室結茨於水底用荷葉蓋之  
務清潔也補曰築版築也葺七入切說文茨也

**蓀壁兮**

**紫壇**

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蓀一作荃補曰荀  
子曰東海則有紫絃魚蓋焉紫紫貝也相貝經曰

赤電黑雲謂之紫貝郭璞曰今之紫貝以紫為質黑為  
文點陸機云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為文本草云貝類

極多而紫貝尤為世所貴重淮南子曰腐鼠在壇注云  
楚人謂中庭為壇七諫曰雞鶩滿堂壇兮注云高殿敞

陽為堂平易廣**菊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一云播  
坦為壇音善

播字本作翊漢官儀曰椒**桂棟兮**以桂木為屋棟補曰  
房以椒塗壁取其溫也爾雅棟謂之桴注屋

也**蘭橑**以木蘭為橑也補曰橑音老說文椽也  
一曰星橑簷前木爾雅曰楠謂之椽**辛夷楣兮**

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補曰本草云辛夷樹大連合抱高  
數仞此花初發如筆北人呼為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

為迎春逸云香草非也楮音眉說文云秦名藥房藥白

屋揚聯也爾雅楮謂之梁注云門戶上橫梁藥房芷也

房室也五臣云以馨香為房之飾補曰本草白芷

楚人謂之葯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葯渥約二音

芬兮為帷罔結也言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揚兮既張擗

也五臣云罔結以為帷帳擗析以為屋聯畫張設於中

也補曰擗音覓切一音白玉石鎮坐席也

覓擗音綿又彌堅切切音鎮以白玉鎮一本為

上有疏石蘭兮為芳石蘭香草疏布陳也一本兮下有

以字疏石蘭兮為芳以字一云疏石蘭以為芳五臣云

疏布其芷葦兮荷屋葦葦屋也一本葦下有之字五臣

芳氣芷葦葦屋也一本葦下有之字五臣

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一本兮下有以字衡

一作衡補曰繚音了纏也謂以荷為屋以

芷覆之又以杜衡繚之也五臣  
云束縛杜衡置於水中非是  
合百草兮實庭之華以

實庭中五臣云百  
草香草實滿也  
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積之

遭濁世憂愁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  
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

高也補曰廡音武說文曰堂  
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  
九嶷續兮並迎九嶷山名

嶷一作疑補  
曰迎去聲  
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神侍送衆

多如雲也如一作若補曰  
詩云有女如雲言衆多也  
捐余袂兮江中袂衣袖也補

遺余襟兮醴浦襟襜褕也屈原託與湘夫人共鄰而處  
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

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醴一作澧五臣云襟禮襜  
袖襦也袂襟皆事神所用今夫人既去君復背己無所



廣開兮天門

補曰漢樂歌云天門開  
上帝所居紫微宮門也

紛吾

乘兮玄雲

吾謂大司命也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  
為大開禁門使乘玄雲而行補曰漢樂歌云

靈之車

結玄雲

令飄風兮先驅

迴風為飄

使凍雨兮灑塵

暴雨為凍

雨言司命

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軼路也灑一作洒軼  
一作戒補曰凍音東爾雅注云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

凍雨灑所買切淮南子曰令雨師灑  
道風伯掃塵自此以上皆喻君也

君迴翔兮下

迴

也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迴運而來下也  
迴一作回以一作來補曰迴翔猶翔翔也下音戶

踰

空桑兮從女

空桑山名司命所經屈原修履忠貞之行  
而身放棄將愬神明陳己之寃結故欲踰

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補曰山海經云東曰空桑之山  
注云此山出琴瑟材周禮空桑之琴瑟是也淮南曰舜

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注云空桑地  
名在魯也女讀作汝親之辭喻欲從君也  
紛總總兮

九州總總衆貌補曰堯時九州見禹貢商九州見爾雅

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淮南曰天地之

間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

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

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東陽州

曰申土何壽夭兮存子謂司命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

奔音奄誠甚衆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

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補曰此言九州之大生民

之衆或壽或夭何以皆在於我以為司命故也言人

君制生殺與奪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

之命也予音與言易其則度復徐飛高翔

而乘清氣兮御陰陽陰主殺陽主生言司命常乘天清

行御持萬民死生之命也清

一作精補曰易云時乘六龍以御天莊子曰乘  
天地之正御六氣之辨乘猶乘車御猶御馬也  
吾與君

兮齋速

吾屈原自謂也齋戒以自救也速疾也

導帝之兮九坑

言己願修飾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  
之山冀得陳己情也導一作道坑一作阮文苑作岡補

曰之適也坑音岡山脊也周禮職方氏九州山鎮曰會  
稽衡山華山沂山岱山嶽山醫無閭霍山恒山也淮南

曰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何謂九山  
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也原言

司命代天操生殺之柄人君亦代天制一國之命故欲  
與司命導帝適九州之山以觀四方之風俗天下之治

亂靈衣兮被被補被長貌一作披玉佩兮陸離言己得  
依隨司

命被服神衣被被而長壹陰兮壹陽陽明也衆莫知兮  
玉佩衆多陸離而美也

余所為

屈原言己得配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衆人無緣知我所為作也補曰此言司命開闔變

化能制萬民之命人君亦當如此也

折疏麻兮瑤華

疏麻神麻也瑤華玉華也補曰謝靈運詩

云折麻心莫展又云瑤華未敢折說者云瑤華麻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為美將

以贈遠江淹雜擬詩云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李善云疏華瑤華也

將以遺兮離居

謂隱者也言己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樂

易其志也補曰遺去聲離居猶遠者也自此以下屈原己之志於司命也

老冉冉兮既極

極窮也極一作終

不寢近兮愈疏

寢稍也疏遠也言履行忠信從小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

疑之不一稍親近而日以疏遠也寢一作踰

乘龍兮鞿鞿

鞿鞿車聲

詩云有車鞿鞿也釋文作

高駝兮冲天

言己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

神龍鞿鞿然而有節度抗志高行冲天而驅不以貧困

有枉撓也駝一作馳補曰史記云一飛冲天冲持弓切

直上飛也集韻作冲與冲通此

結桂枝兮延佇

言司命高馳而去不復留也延佇延長也

詩曰佇立以泣釋文延作美愈思兮愁人言己乘龍冲天非心所樂

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補曰此言

司命既去猶結桂枝以延望喻君捨己不顧益憂思也

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虧歌也言己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

無有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言人受命而生有當貴賤貧富者是

歌也天祿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也補曰君子之任也去就有義用捨有命屈子於同姓事君之義

盡矣其不見用則有命焉或離或合神實司之  
非人所能為也一云孰離合兮不可為

### 大司命

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疏  
引星傳云三上台司命為太尉又

文昌宮第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  
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  
兩而居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  
壽然則有兩司命也祭法王立七祀諸侯  
立五祀皆有司命疏云司命宮中小神而  
漢書郊祀志荆巫有司命說者曰文昌第  
四星也五臣云司命星名主知生死輔天  
行化誅惡護善也大司命云乘清氣兮御  
陰陽少司命云登九天兮撫  
羣星其非宮中少神明矣

###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

言已供神之室空閒清淨衆  
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

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秋一作穠下同麋一作蘼補  
曰爾雅曰蕝蔭蘼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菱狀山海經

云臭如蘼蕪本草云芎藭其葉名蘼蕪似蛇床而香騷  
人借以為譬其苗四五五月間生葉作叢而莖細其葉倍

香或蒔於園庭則芬香滿徑七八月開白花管子曰五  
沃之土生蘼蕪相如賦云芎藭昌蒲江離蘼蕪師古云

蘼蕪即芎藭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襲及也予我  
苗也下音戶

盛吐葉垂花香菲菲上及我也枝一作華五夫人自  
臣云四句皆喻懷忠潔也補曰襲音習子上聲

有兮美子夫人謂萬民也一云夫人兮自有美子補曰  
夫音扶考工記曰夫人而能為鏄也夫人猶

言凡人也蓀何日兮愁苦蓀謂司命也言天下萬民人人自  
有子孫司命何為主握其年命而

用思愁苦也以一作為五臣云蓀香草喻司命言凡人  
各自有美愛臣子司命何為愁苦而司主之蓋自傷也

補曰此言愛其子者人之常情非司命所憂猶恐不得其所原於君有同姓之恩而懷王曾莫之恤也孫亦喻君騷經曰荃不察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余之中情是也崇敬重種

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益暢也一本蘭下有生滿堂兮美字補曰詩云綠竹青青茂盛也音菁

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於堂而司命獨與我晚而相視成為親

親也五臣云滿堂喻天下也謂天下亦有善人而司命獨與我相目結成親親者為我修道德爾謂初與已善時也闕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辭一

作乘回風兮載雲旗

言司命之去乘風載雲其形貌不可得見五臣云司命初與已善後

乃往來飄忽出入不言不辭乘風載悲莫悲兮生別離雲以離於我喻君之心與我相背也

屈原思神略畢憂愁復出乃長歎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與妻子生別離傷已當之也補曰樂府有生別離出

於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無新相知之樂

而有生別離之憂也五臣云喻已初近君而樂後去君而悲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

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儵一作倏來一作倏五臣云言神倏忽往來終不可逢

以喻君補曰莊子疏曰儵為有忽為無夕宿兮帝郊帝謂天帝君誰須兮雲之

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幸其有意而顧已五臣云須待也冀君猶待已而命之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王逸無注古本無此二句文選遊作游女

作汝風至作颺起五臣云汝謂司命九河天河與女沐也衝颺暴風也補曰此二句河伯章中語也

分咸池

咸池星名蓋天池也

一作

晞女髮兮陽之阿

晞

也詩曰匪陽不晞阿曲隅日所行也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潔己冀蒙天祐也五臣云願與

司命共為潔清喻己與君俱行政教以治於國補曰晞音希淮南曰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

登於扶桑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遠望美人兮遊曰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

未來

美人謂

臨風悅兮浩歌

悅失意貌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

冀神聞之而來至也五臣云以喻望君之使未至臨風悅然而大歌也浩大也補曰悅愜悅也許往切

蓋兮翠旂

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旗旂言殊飾也旂一作旌一本此句上有揚字

補曰相如賦云宛雛孔雀也顏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羽者曰翠周禮曰蓋之園也以象天漢樂歌

曰庶旌

登九天兮撫彗星

九天八方中央也言司命乃

除邪惡輔仁賢也五臣云飛登於天撫掃彗星言願將

忠正美行還於君前翦讒賊矣補曰左傳曰天之有彗

以除穢也爾雅彗星為撓槍彗祥歲

切偏指曰彗自此以下皆喻君也

竦執也幼少也艾長也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

擁護萬民長少使各得其命也釋文竦作慙補曰竦慙

並息拱切竦立也國語曰竦善抑惡慙驚也孟子曰知

好色則慕少艾說者曰艾美好也戰國策云今為天下

之工或非也乃與幼艾又齊王有七孺子注云孺子謂

幼艾美女也離騷以美女喻賢臣此言人君當遏惡揚

善佑賢輔德也或曰麗姬艾封人之子也故

美女謂之艾猶姬貴姓因謂美妾為姬耳

為民正之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祐之惡者誅

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

孫一作荃五臣云孫

香草謂神也以喻君  
補曰正音征叶韻

### 少司命

暎將出兮東方

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暎暎而盛大也補曰暎他昆切

照吾檻兮扶

桑

吾謂日也檻楯也言東方有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出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曜四方日

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補曰檻闌也戶黠切楯音盾

撫余馬兮安驅

余謂日也

補曰淮南曰日至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車日所乘也馬駕車者也御之者羲和也女即羲和馬

即六龍見

夜皎皎兮既明

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

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皎一作皎補曰皎字从日與皎同此言日之將出羲和御之安驅徐行使幽昧之

夜皎皎而復明也  
補曰舊本明音亡  
駕龍輶兮乘雷  
方也為雷為龍日出

東方故曰駕龍乘雷也春秋命歷序曰皇伯登扶桑日  
之陽駕六龍以上下淮南曰雷以為車輪注云雷轉氣

也輶張留切方言曰  
載雲旗兮委蛇  
言日以龍為車輶  
乘雷而行以雲為

一旌旗委蛇而長委  
一作透蛇一作蛇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願懷  
將去

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居也低一作徘徊一  
作儻補曰低徊疑不即進貌出不忘本行則思歸物之

情也以諷其君迷不  
知復也上上聲升也  
羌聲色兮娛人  
娛樂也一觀者愔

兮忘歸  
愔安也言日色光明旦耀四方人觀見之莫不  
娛樂愔然意安而忘歸也補曰東方既明萬類

皆作有聲者以聲聞有色者以色見耳目之娛各  
自適焉以喻人君有明德則百姓皆注其耳目也絃瑟

兮交鼓緇急張絃也交鼓對擊鼓也緇一作緇 補曰緇古登切長苗賦曰緇瑟促柱緇 簫鍾兮

瑤簾王逸無注蕭一作蕭補曰儀禮有笙磬笙鍾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

然則蕭鍾與蕭聲相應之鍾歟簾其呂切爾雅木謂之虞縣鍾落之木也瑤簾以美玉為飾也 鳴鼉兮

吹竽鼉竽樂器名也言己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鼉竽列備眾樂以樂大神鼉一作荒補曰荒與鼉

同並音池爾雅注云荒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

孔竽已 思靈保兮賢媿靈謂巫也媿好貌言己思得賢見上 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補

曰古人云詔靈保名方相說者曰靈保 翺飛兮翠曾曾舉神巫也媿音戶叶韻舊吉胡切未詳

也言巫舞工巧身體翺然若飛似翠鳥之舉也補 展詩

曰翺小飛也許緣切曾作滕切博雅曰翺翥飛也

兮會舞

展舒補曰展詩猶陳應律兮合節詩言乃復舒展詩也會舞猶合舞也

應律兮合節

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

頌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補曰應靈之來兮蔽日言於證切漢樂歌曰展詩應律銅玉鳴

靈之來兮蔽日

言

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

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

為下裳也日出東方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補曰霓見騷經

舉長矢兮射天狼

天

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必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射一作歟補曰射食亦切

晉書天文志云狼一星在東井南為野將主侵掠

操余弧兮反淪降

言日誅惡以後復循

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補曰操持也七刀切弧音胡說文曰木弓也一曰往體寡來體多曰弧淪

沒也降下也戶江切叶韻晉志曰弧九星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天文大象賦注云弧矢九星常屬矢而

向狼直狼多盜賊引滿則天下兵起河東賦云獾天狼之威孤思玄賦云彎威孤之拔刺兮射嵒塚之封狼

援北斗兮酌桂漿

斗謂玉爵言誅惡既畢故引玉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補曰援

音爰引也詩云酌以大斗斗酒器也又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以北斗喻酒器者大之也斗舊音主射

天狼酌桂漿以諷其君不能遏惡揚善也

撰余轡兮高駝翔

駝一作馳一無此字補曰撰離

免切定也持也遠遊曰撰余轡而正策反淪降者喻人君退託不自有其功高馳翔者喻制世馭民於萬物之

上杳冥冥兮以東行

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

星皆東行也一云翔杳冥兮一無以字補曰杳深也冥幽也日出東方猶帝出乎震也行胡岡切叶韻

東君

博雅曰朱明耀靈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 與女遊兮九河

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言女也九河徒駭太

史馬頰覆舖胡蘇簡絮鈞磐鬲津也補曰女讀作汝下同九河名見爾雅書曰九河既道注云河水分為九道

在兗州界又曰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注云分為九河以殺其溢漢許商上書云古記九河之名有

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

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衝風起兮橫波衝隧也屈原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技也

為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蒙神佑反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一本橫上有水字五臣云衝風暴風也補曰

詩云大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為風有隧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車驂駕螭龍而

戲遊也一本螭上有白字補曰括地圖云馮夷常乘雲車駕二龍史記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博物

志曰水神乘魚龍駢蒼舍切在旁曰駢駢兩駢也螭丑知切說文云如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一說無角曰螭

一音高集韻  
螭龍無角  
**登崑崙兮四望**

崑崙山河源所從出補曰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

應天河山海經云崑崙山有青河白河赤河黑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陬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爾雅曰

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淮南曰河出崑崙貫渤海入禹所導積

石山也  
**心飛揚兮浩蕩**  
浩蕩心放貌言已設與河伯俱遊西北登崑崙崙萬里之山周望四方

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  
**日將暮兮悵忘歸**  
言崑崙之中念浩蕩而無所據也

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已心樂志說忽忘還歸也補曰此言登崑崙崙以望四方無所適從悵悵數息而忘

歸也悵  
**惟極浦兮寤懷**  
寤覺也懷思也言已復徐惟念失志也惟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

寤而復愁思也補曰惟思也極浦所謂望涔陽兮極浦是也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

兮朱宮

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文苑作珠

宮補曰河伯水神也故託魚龍之類以為宮室闕門觀也

靈何為兮水中

言河伯之屋珠好如

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補曰此喻賢人處非其所也

乘白龜兮逐文魚

大鼈為龜魚屬

也逐從也言河伯遊戲遠出乘龍近出乘龜又從鯉魚也一無文字補曰龜音元紀年曰穆王三十七年征伐

起師至九江叱鼈鼈以為梁陶隱居云鯉魚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按山海經睢

水東注江其中多文魚注云有班采也又文選云騰文魚以驚乘注云文魚有翅能飛逸以文魚為鯉豈亦有

乎所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流澌解冰也言屈原願與

河伯遊河之渚而流漸解散屈原自比流漸者欲與河伯離別

也補曰渚洲也漸音斯從久者流冰子交手兮東行謂

也從水者水盡也此當從久下音戶

河伯也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

亦欲歸也一本子上有與字補曰莊子曰河伯順流而

東行送美人兮南浦美人屈原自謂也願河伯送己南至

送君南浦傷如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媵送也

之何蓋用此語

聞己將歸亦使波流滔滔來迎河伯遣魚鱗鱗侍從而

送我也隣一作鱗補曰滔土刀切水流貌詩曰滔滔江

漢媵以證切予音與屈原託江海之神送迎己者言時

人遇己之不然也杜子美詩云岸花飛送客攜燕語留

此人亦

意

河伯

山海經曰中極之淵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龍穆天子傳云天

子西征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冰夷無夷即馮夷也淮南又作馮遲抱撲子釋鬼篇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清冷傳曰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服八石得水仙是為河伯博物志云昔夏禹觀河見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豈河伯也馮夷得道成仙化為河伯道豈同哉

若有人兮山之阿

若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羅

羅女

兔絲也言山鬼仿佛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兔絲為帶也薜荔兔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晻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羅一作蘿補曰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兔絲詩云葛與女蘿施於松上呂氏春秋云或

謂菟絲無根也其根不屬地茯苓是也抱朴子云菟絲之草下有伏菟之根無此菟則絲不生於上然實不屬

也  
**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貌也言山鬼之狀體含妙容美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

五臣云山鬼美貌既宜含視又宜發笑補曰睇音弟傾視也一日目小視也說文云南楚謂眇曰睇眇眠見切

詩曰乃笑倩兮美目盼兮大招曰鑿醜奇牙宜笑嗎只山鬼無形其情狀難知故含睇宜笑以喻姱美乘豹從

狸以譬猛烈辛夷杜衡以沉芬芳不一而足也

**子慕予兮善窈窕**

子謂山鬼也窈窕好貌詩

曰窈窕淑女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姿故來見其容也善一作善五臣云喻君初與己誠

而用之矣補曰窈音杳窈徒了切方言云美狀為窈美心為窈注云窈幽靜窈闕都也

**乘赤豹兮**

**從文狸**

狸一作狸五臣云赤豹文狸皆奇獸也將以乘騎侍從者明異於衆也乘一作乘補曰從隨行

也才用切豹有數種有赤豹有元豹有白豹詩曰赤豹黃羆陸璣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狸有虎斑文者有

猫斑者河伯云乘白龜兮逐文魚山辛夷車兮結桂旗鬼云乘赤豹兮從文狸各以其類也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狸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文選桂誤作旌補曰以辛夷香

木為車結桂枝被石蘭兮帶杜衡石蘭杜衡皆香以為旌旗也

馨兮遺所思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者也言山鬼修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

身神人同好故折芳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己被帶忠信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也補曰遺

去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

聲也或曰幽篁竹林也五臣云幽深也篁竹叢也補曰篁音皇漢書云篁竹之中注云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

蕩敷衍編町成篁路險難兮獨後來言所處既深其路險阻又難故來晚

暮後諸神也五臣云言已處江山竹叢之間上不見天道道路險阻欲與神遊獨在諸神之後喻已不得見君讒

邪填塞難以前進所以表獨立兮山之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

於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而自異也

高邀雲出其下雖白晝猶暝晦也五臣云表明也雖明然自異立於山上終被雲障蔽其下使不通也容容雲

出貌杳深也晦暗也羌語詞也言雲氣深厚冥冥使晝日昏暗一云日窈冥兮羌晝晦補曰此喻小人之蔽賢

也下東風飄兮神靈雨飄風貌詩曰匪風飄兮言東風音戶

飄陰陽通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留靈脩兮一作飄飄五臣云自傷誠信不能感君也

愔忘歸

靈脩謂懷王也

歲既晏兮孰華予

晏晚也

孰誰也言己

心中愔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復當令我榮華也五臣云言君若能除去讒邪我則可進留止於

君所不然則歲晏衰老孰能榮華我乎補曰留止也不

必讀為宿留之留此言當及年德盛壯之時留於君所

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於山鬼也予音與

山間三秀謂芝草也補曰爾雅茵芝注云一歲三華瑞

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所

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

之三秀為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

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余按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

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

石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間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

磊磊兮葛蔓蔓

言己欲服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草

蔓蔓或曰三秀秀材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五臣云芝草仙藥采不可得但見葛石耳亦猶賢

指難逢諛諛者衆也補曰磊衆石貌魯猥切詩曰葛之覃兮施於中谷又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蔓莫干切俗

作怨公子兮悵忘歸

公子謂公子椒也言己所以怨公

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補曰怨椒蘭君思我兮不得

蔽賢如葛石之於三秀故悵然忘歸也

間言懷王時思念我願不肯以間暇之日召己謀議也

間音

山中人兮芳杜若

山中人屈飲石泉兮蔭松栢言原自謂也

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栢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也五臣云飲

清潔之水蔭  
貞實之木

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  
言妄作故令狐疑也五

臣云讒邪在旁起其疑惑作起也補曰然不疑也疑未  
然也君雖思我而為讒者所惑是非交作莫知所決也

雷填填兮雨冥冥

雷一作雷補  
曰填音田

援啾啾兮又夜鳴

又作狃

五臣云填填雷聲冥冥雨貌啾啾狃狃聲皆  
喻讒言也補曰啾小聲也狃似狃余救切

風颯颯兮木

蕭蕭

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狃狃號呼風木搖  
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興於君

雲雨冥昧以興佞臣狃猴善鳴以興讒言風以喻政木  
以喻民雷填填者君妄怒也兩冥冥者羣佞聚也狃

啾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  
駭也蕭蕭文苑作搜搜補曰颯蘇合切搜搜動貌與蕭

同思公子兮徒離憂

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  
愁也五臣云思子椒不能賢使

國若此但使我羅其憂愁離羅也

山鬼

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噪陽楚人所祠豈比類乎

操吳戈兮被犀甲

戈戟也甲鎧也言國殤始從軍之時手持吳戟身被犀鎧而行也或曰操

吾科吾科楯之名也補曰操持也說文云戈平頭戟也考工記曰吳粵之劍又曰吳粵之金錫爾雅曰南方之

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考工記曰犀甲壽百年荀子曰楚人鮫草犀兕以為甲鞞如金石鞞堅貌音夾車

錯轂兮短兵接

錯交也短兵刀劍也言戎車相迫輪轂交錯長兵不施故用刀劍以相接擊也

補曰錯倉各切詩傳云東西為交邪行為錯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

旌蔽日兮敵若雲

言兵士竟路趣敵旌旗蔽矢交墜兮天敵多人衆來若雲也

士爭先

陸墮也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墮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陸一作隧補曰隧與陸同

凌余

陣兮躡余行

凌犯也躡踐也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我行伍也躡一作躡補曰顏之推云六

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左傳有魚麗之陳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俗作阜傍車非也躡躡並音獵行胡

岡左驂殪兮右刃傷

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駢馬被刃創也補曰殪壹計切驂見

遠遊創靈兩輪兮繫四馬

初良切靈靈也詩曰繫之維之言己馬雖死傷更靈車兩輪絆四

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靈一作

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

屬怒勢氣益盛援一作掇補曰援音天時墜

兮威靈怒

墜落也言己戰鬪適遭天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陸一作隧文苑

作嚴殺盡兮棄原壑嚴壯也殺死也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壑而不土葬也補

曰壑古野字又叶韻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關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

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壑之中去家道遠帶長劍

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捨武也補曰漢書地理志云秦地迫近戎狄以射獵為先又

秦有南山檀拓可為弓幹首身離兮心不懲懲志也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志身

一作雖補曰懲音澄志音又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言

強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

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一云冤鬼毅一云子冤毅補曰左傳曰人生

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疏云人稟五常以生感陰陽以靈有身體之質名之曰形有噓吸之動謂之為氣氣之靈者曰魄既生魄矣其內自有陽氣也氣之神者曰魂魂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魂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性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魄在於後魄識少而魂識多人之生也魄盛魂強及其死也形銷氣滅聖人緣生以事死改生之魄曰鬼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魂附於氣氣又附形形強則氣強形弱則氣弱魂以氣強魄以形強淮南子曰天氣為魂地氣為魄注云魂人陽神魄人陰神也

### 國殤

謂死於國事者小爾雅曰無主之鬼謂之殤

### 成禮兮會鼓

言祠祀九神皆先齋戒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成一作盛

傳芭兮代舞

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用

之芭一作巴補曰芭下加切司馬相如媵女倡兮容與

賦云諸柘巴且注云巴且草一名巴焦媵女倡兮容與

而有節度也與一作冶補曰媵音夸倡讀作唱春蘭兮

秋菊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

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禮魂禮一作祀魂一作覓

楚辭補注卷二